



一峯集  
七

共七

~ 16  
2425  
7



和  
2425  
7-7

一峰先生文終附錄一默軒遺集目錄上



默軒遺集目錄上



一峯先生文集終附錄一默軒遺稿上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府君諱顯期字揚卿號一峯氏出林川有諱天赫中  
中朝進士仕高麗封嘉林伯自是以後族大而昌世  
襲簪纓入 國朝有諱瑤中文科官通禮院左通禮  
生諱元卿官成均館司藝生諱翊早登第負時譽  
孽臣袞見斥散班終於軍資監正兼 院外校生  
諱應恭官黃海都事寔為府君高祖曾祖諱 司  
馬擢高第歷敷清顯止承政 官以子竹陰公貴

一峯行

貴高上

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祖述進官掌樂院正  
贈承政院都承旨判書公出後季父 贈左承旨諱  
應寬都承旨公又出後 贈左通禮諱璘 廟朝  
名臣侍講院輔德 贈都承旨諱之瑞之曾孫也補  
德公號知足堂冠上庠魁宏辭久侍 經幄為燕山  
師以直道扞文罔 中廟改玉首加褒贈錄其清白  
事載 國乘祭奉公諱理學生公諱得璜即其下二  
代也祭奉公遭家禍終身不赴舉以德行稱於鄉里  
鄉人之祠俎豆之考諱時馨麻田郡守 贈戶曹參  
判有高行遠識屢宰郡邑著循良績妣貞夫人青公

沈氏 贈參議諱廷揚之女 國舅青陵府院君翼  
孝公諱鋼之玄孫兵曹判書忠翼公諱忠謙之曾孫  
也婦德母儀為世模範有女中君子之稱享年至九  
十歲以崇禎甲戌四月十一日生府君府君兄弟五  
人世以五常目之長諱遠期號九峯官至黃海道觀  
察使自通禮公以下三代之贈皆用公推恩次府君  
次諱聖期號拙修齋以道學名於世次諱昌期官至  
司諫院司諫次諱亨期魁大科官至京畿觀察使府  
君幼穎秀竒拔迥異凡兒年五歲嘗往遊于城北尼  
唐傍人指佛像謂之曰兒必為公府君答曰彼一泥

一 聖朝 二 遺事 三  
塑人耳何拜之有終不肯焉人吳之南坡沈相國為  
太夫人工大父兄弟太夫人少孤相國收養之撫愛  
若已出府君與伯氏監司公亦往育於相國家相國  
一日怒公乳母將杖之沈公素有威嚴奴僕羅立聲  
色俱厲府君適出門遊聞之自外趨入直據坐乳母  
之背大呼向沈公曰乳母故大罪而相公欲杖之乎  
沈公異其氣像故加嗔責以詰之府君抗聲仰對略  
無畏懼色沈公顧謂傍人曰此兒長必以直名於世  
美八歲讀曾氏史略往學于族人崔教官某家會禮  
部講童蒙崔愛府君聰警善學忘其稚幼而選往焉

時南相以雄判禮部特點府君名使讀馬文淵戒兄  
子書府君攝冊陞堂舉止端雅音吐爽朗既不錯一  
字又直對文義了了無違闕南公大稱賞之謂諸郎  
僚曰趙家復出文章士矣特厚賜文房之物以歸之  
讀書不煩程督而誦習不懈未十歲文義大達記性  
甚絕人曾讀通鑑賈誼疏不四五遍已背誦之沈相  
國年高不能看細字凡朝紳章奏及諸文字來到者  
必使府君讀之而卧聽焉府君時歸于家輒曰胡為  
奪我目去耶府君自幼不喜異端雜類僧尼巫覡董  
或有來往於家者必痛加呵斥嘗沈相國之喪自內

一 黜 韓 一 通 和 一 三  
邀女巫設俗祀巫乘興欲入沈家祠廟作事府君憤  
然口祠廟豈妖巫可入之地亦何忍任其瀆亂乎遂  
指揮里閭兒童羣據墻頭牢持廟門使巫不敢入焉  
是時府君年纔十餘歲矣丁亥委禽于歸川金忠肅  
公之門大舅潛谷金相國於人少許可而一見府君  
以國士待之戊子相國留守舊都府君往遊天摩朴  
淵等處未幾歸川公以事謫配于嶺北之安邊府府  
君又隨往焉探歷黃龍國島諸奇勝處作錄以記之  
所吟詩律亦甚多潛谷公後嘗取見于篋笥中大奇  
之府君年十七八時學問日進聲譽藹蔚所與交俱

一時勝流而若其才藻之溢發趣操之高尚皆推府  
君為莫及為舉子文清新灑落無當時陳腐卑弱之  
氣弱冠已中解額高等而府君素慷慨有大志未嘗  
以是自喜常欲究覽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以求天下  
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  
先後本末之序思有以發為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  
沙范希文之為者居常以名節自勵伉厲守高不能  
屈意循俗常有嚶嚶然古人之意作尚友堂銘以見  
志又熟讀子思書沉潛玩索反覆論辨欲著一書以  
羽翼乎朱子之說而未及成書焉府君與息菴金公

一 黜 韓  
同做學業金公方用力於古文辭府君作書以聖學  
勸之曰兄今年二十歲齒尚富矣才稟甚高決非下  
等人也倘以此時專意性理之學刻下操存之功溯  
伊洛之淵源接洙泗之流派一變至道以造其極則  
上可以為顏為孟次可以為程為朱下不失為令德  
君子已有自得之樂人蒙私淑之惠且其發於言而  
形諸文者無非衛道之言其有功於斯世斯文固不  
可量也顧且規規於文華詞藻之末豈不左哉古之  
所謂能文者漢有班揚兩司馬唐有柳韓李翱輩宋  
有歐陽三蘇王曾諸子是數子之為文引物連類騁

辭博辯大者萬餘言小不下數千百言開闔馳驟抑  
揚頓挫百恠層見衆態疊出使人卒見之目懾膽悼  
心搖氣奪閉口措舌而莫之敢議其為文可謂宏且  
博矣然及究其合乎聖人之旨者卒未有也惟韓愈  
氏稍號知道而未免駁雜之譏南豐發源六經而尚  
有行誼之誚文章之不足尚不亦較然著哉噫彼數  
子之力於文也想必窮日夜忘寢食欲工則必極其  
工欲竒則必極其竒以至於博也大也精也約也亦  
莫不各極其奧而後已爾其孜孜用力亦甚勤矣若  
移此於聖賢之學以求所謂大本大原者則以數子

之才若智其成就為如何而迷不知變卒皓首佔俾  
而沒功烈若彼卑也吾每覽遺篇未嘗不慨然三歎  
今兄又踵訛襲謬枉用力於不足為之地抑何意歟  
縱使兄文工而奇又能博大精約如數子者尚不足  
多况不必其如數子者乎大丈夫之生斯世也得天  
地之理稟天地之氣心即天地之心體即天地之體  
苟能盡吾性而上達則便與天地合其德矣固可以  
煦濡萬物化育羣生功烈光千古德澤流萬世豈不  
偉也然此達者之事不可幸而得也窮當囂然樂道  
不為物遷讀聖賢之書窮聖賢之旨參之理體之心

久而無疑然後乃敢以聖賢之旨著於文明二帝三  
王之道述仁義禮樂之說千載之下讀而誦之者猶  
知大本之在此使聖賢之道煥然復明則庶乎不負  
此生視彼徒從事於文藻之餘相誇以為能者孰為  
得失哉且彼之所以相誇者何不過博大精約奇工  
也彼義文之易仲尼之經虞夏之史風雅之詩孟子  
子思之書其他聖賢之文日月宇宙綱記萬古者獨  
不博大精約奇且工哉然聖人者豈固為此而後能  
哉德充於內道形於外吐辭為經矢口成文無所用  
其意而自不得不爾也能使吾之心仁智明聖如聖



一黑車 遺稿上 六  
人則其發於言而形諸文字者獨不能如聖人乎不  
此之事而徒欲其能者譬猶塞其源而望其流也故  
其所謂博大精約竒工者以衆人觀之固其然也參  
以聖賢之文不啻若日月之於燭火河海之於溝瀆  
也吾故嘗曰心乎聖賢之學者不期文而自文悖乎  
聖賢之學者雖欲文而卒不可得文者載道之器豈  
數子之文云乎哉兄近來頗滯於此技第每勸求聖  
賢之學而卒莫回豈人輕而言不足重歟然此非弟  
之臆說乃古聖賢之遺意兄何執已之甚也時府君  
年亦二十歲亦可見其志之所存矣甲午 孝廟以

雷變下手教求言府君卽草疏累萬言極言 君上  
之闕失朝著之恬嬉生民之困苦弊政之毒虐因及  
於救弊通變之術精寫欲上之際伯氏監司公力勸  
止之面諭書戒日至再三府君不能終違遂輟不呈  
而其復書口弟之構疏非欲廢讀書而在用力於無  
用也自念以世祿之臣生丁衰季目見危亂之禍迫  
在朝夕不忍憤憤之忠思效管見冀裨 聖明之萬  
一豈有他意於其間哉若無求言之 旨而妄自投  
疏則固不免越位謀政之謂今則 聖上因雷變手  
下數百言令臣隣士庶極言不諱丁寧之 教不啻

若耳提面誨讀未終行涕洟欲零士生斯世不於此時盡所懷更待何日乎昔張齊賢以布衣上十策於宋祖程叔子以布衣上書仁宗勸行王道陳同甫以布衣四上書於孝宗金寒暄以布衣上書 成廟請誅妖僧南秋江亦以布衣上書請復 昭陵此數君子當無事之時未有求言之 旨而尚自如此矧今國勢之岌岌非若數君子之時而 聖明之教復若是丁寧哉弟平居行事不能合於中正者非止一二豈獨於此事而能合中正哉然血誠憂國慷慨陳章猶不害為直士雖聖人復起必哀而恕之豈深罪於

狂狷之言哉且士之讀古書非為他也直欲立身行道濟世澤民而時有不可事有不合則捲而退箴樂聖賢之道獨善其身是乃士之道也今弟則不然當危亂之世既不能高蹈遠引囂然自樂如古聖賢顧且摘抉章句區區求斗斗之祿於有司與其屈首科闈決得失於一夫之目無寧直陳狂懷於吾 君經續之下俾 聖明知有愛君之忠令姦究知有折檻之直且使吾東數千里之民小蘇其生庶可矣決意構上今承下教若此此無非憫茅之狂哀弟之癡誠心止之使不得罪於聖人中正之道也弟何敢強違

妄自蹈於不測之禍哉滿腔忠憤抑而不洩徒自仰  
天唏噓而已伯府君後復取見其疏而題其後曰此  
所謂直言極諫佳時之策也在位之人得此說而陳  
之可以弭違在上之人得此說而行之可以致理今  
乃出於韋布之手而拘於言遜之戒緘封在骨髓莫  
由警歎於吾君之側嗚呼哉疏也云云府君嘗從  
息菴公所得見趙公翼所著大學困得與朱子章句  
大相徑庭而誠意章下註尤甚無據至其跋文則曰  
未作此書沉潛反覆三十年終不知朱子之說之為  
是吾之說之為非其學之無所得而言之僭妄有知

是者府君心甚不韙之及丙申春趙公書院之議大  
起時之所謂士類者力主其論舉朝靡然雖或有心  
知其非而口不敢言者及其發文諸生也亦書府君  
名字府君以崇信朱子不敢從之意書其下於是羣  
謗朋興館學俱起削儒籍稱以妄詆公議得罪儒林  
府君只以一笑應之蓋趙公盡改四書二經註而府  
君所得見者因得一冊也其後時之稱儒賢有大名  
位者聞公此事曰豈有為士而崇信朱子而反以罪  
之者乎時人乃解罰焉即丁酉科前一日也府君始  
得赴司馬試擢終場第四名會試之作又居第一而

息庵公文已魁初場主試者以為不可以一家兩人  
俱處兩魁遂降置之第四人皆稱屈而府君不以概  
意焉是後連中發解未嘗或闕而輒屈於庭對已亥  
將赴漢城試入泮中諸儒生陳疏請誅尹善道府君  
以為身為士子何可祭殺人之論乎即出焉壬寅館  
學儒生復請牛栗兩先生從祀疏文實出府君之手  
從祀之論久未得請後常繼為之而疏語之明白剴  
切未有如府君此疏者常為後人所模式焉丁未除  
冰庫別檢不拜作詩以志之己酉丁先府君憂辛亥  
制畢府君雖以親命勉應舉而素不屑意於此及

是乃曰兄弟兩人已決科第足以上奉老親吾何用  
此為遂自此廢矣甲寅得燕報吳三桂舉兵畔與海  
寇相連結中原有搖動將亂之機蒙胡亦倔强不服  
從清國若有變亂則我國當替受其禍 朝廷大以  
此為慮而不知所出府君以為三桂白首舉事固無  
必成之理而事機之來難可預度萬一有意外之患  
則以我國今日形勢將何以支撐乎此實存亡安危  
之所關其在為國慮遠之圖不可坐視遂上萬言封  
事備陳自強之道以為當衰世與當平世異必奮大  
有為之志亟行非常之舉措可以振起委靡之積習

聳動怠惰之恠志因勸以躬親庶政董率羣工循名  
責實信賞必罰究百司積疇之弊遠避方幽隱之情  
廣求人才布列官位鼓舞舉國之才俊爬羅巖穴之  
遺逸必得度外之人擺脫常例而用之其於兵民之  
政歷舉百年積弊而極論其更革變通之道設施之  
宜措置之方脉絡相連条理井然深慮遠計精審切  
至參古酌今各極其理其目有五曰奮大志曰躬庶  
政曰求賢才曰結民心曰鍊軍實宋又曰嗚呼 殿  
下其以今日為必無禍亂乎若然則滿朝臣庶在野  
人士衆口一辭謂之必有亂豈以 殿下之明聖獨

不念及於此乎如以為有亂則兵鍊而後可以衛內  
捍外有備無患民安而後可以阜財裕食鍊兵峙糧  
才得而後可以理民治兵委付重寄政勤而後可以  
用才董工整理庶務志奮而後可以建大本立大事  
提挈一國之政終歸有為之地也凡此五者豈非今  
日當務之所急先者乎古昔帝王興亡撥衰終樹偉  
績赫然在人耳目者亦非有神謀秘計默運獨行人  
不敢測而事不堪行者也不過曰生聚教訓以強兵  
力而已節用敷惠以結民心而已側席如渴以求賢  
才而已躬勤庶政以成事務而已堅定卓立不撓不

沮以奮大志而已雖使管葛復生良平不死其言今日之急務亦不出此 殿下其以臣身之微而不用臣言之得乎自古嘉謨善策不必在於朝廷或伏於草野而不能自達故明王必擇藹藹如遷都大計也而漢高一聞劉敬之言即日定策論治大務也而唐宗一見馬周之奏立召納用臣身雖微夙編國庠曾霑一命則豈不愈於輓輅之一戍卒羈縻之一遠士乎古人云先事而言則謂之妖妄後時而言則謂之無及今日正當成敗存亡之秋轉危為安在今日因亂趨亡亦在今日則今臣此言既不可謂之先事亦

不可謂之後時而其言皆有證據其事皆可斷行則其可斥以妖妄乎其可諉以無及乎 殿下如或以臣言為疑必出示臣章于大臣大臣雖未有遠慮到此地頭必不謂臣言不可用如以為不可用 殿下特令臣猥參 前席之末與大臣論辨而 殿下親聽裁斷則其言之有理無理其可行不可行其得其失其利其害昭昭然白黑分矣有何一毫難知哉且念臣以世祿之裔代受 國恩今幾三百載初非遐賤士不識 輦轂者之比也適當危亂之日上有聖明之君而滿庭羣臣緘口結舌無一人出一計畫

一策為一聖主明言善議以紓禍亂者今我粗有一  
見得而亦不抽肝瀝膽以徹九重之聽而有所開  
悟則是不幾於謂吾君不可能而必此世無可為  
者乎昔在壬辰國勢猶固人心猶善故忠臣烈士糾  
率義旅處處爭起今則國勢已危人心已離一有變  
亂則民皆為盜所在劫略其能糾義旅赴國難未  
可知也而死於溝瀆亦甚可畏與其不言而或死於  
田野之間曷若一言而或救其危亂之萬一乎時  
顯宗大王以仁宣大妃之喪方在諒闇中又以宿  
患遼豫累月疏上久未報而嘗於筵席謂大臣曰

某所上疏其所矜畫極有意見思量得到非等閑疏  
章之比云大有採納設施之意未幾顯廟賓天此  
實生民之無福而府君自此益無意於世矣是後府  
君屢入薦剡中丙辰除義禁府都事戊午又以薦特  
陞出六品初除尚衣院主簿又授天安縣監己未授  
真寶縣監庚申正月除漢城府判官皆不應命時  
今上初立一邊人當國薦拔其儕流以為汲汲陞  
用之計以府君素有才望仍並舉之欲以掩蓋其行  
私之迹而本無實心引用之意時尹鑄偶於人家得  
見府君前日疏本大為稱揚語又薦達於榻前曰

如某才學可用為 經筵官使出入 筵席則必有  
 輔導 君德之實一曰又來訪府君府君素惡其為  
 人每笑前日阿好者之稱為顏子諸葛亮之言者即  
 曰彼無來見我之事豈欲因我而納交於兵判耶避  
 而不見之息庵公方判本兵聞府君不見鑄來勸之  
 曰彼雖匪人官是宰相至於屢訪而終拒不見則安  
 知其不為惹禍之端耶鑄果再來府君乃強見之而  
 亦不往謝焉鑄知府君意思落落更不來見亦不復  
 推薦矣是年正月伯府君暴卒於一夜之間叔氏司  
 諫府君沒已四年矣太夫人以大耄之年時在喪側

日夜疚懷府君無以寬解痛泣悶迫適朝廷又除府  
 君為溫陽郡守府君始出而應 命仍奉太夫人即  
 赴任所辭 陛之日自 上引見于熙政堂諭以別  
 蘆差遣府君拜謝畢仍進曰臣曾在 先朝敢以一  
 疏妄陳愚陋之見矣不意今者謬蒙簡拔咫尺 天  
 顏衷悃自激不避出位之嫌敢陳狂瞽之說凡為天  
 下國家有道曰正朝廷正萬民正四方三者人之恒  
 言其在聽聞雖若尋常而治國之要實不外此當今  
 朝廷論議橫瀆百職曠廢萬事叢脞朝廷可謂正乎  
 連歲飢饉殿屎已極流散相繼人無恒心萬民可謂



一異事  
遺利  
二十四  
正乎况今邊報多有可慮危亡之機間不容髮而軍  
政踈漏兵甲凋弊臣常念及於此不勝慨然近來貪  
風大熾私意橫流科場取人不循公道殿最考績一  
視炎涼朝廷之不正孰甚於此民事之艱難莫此時  
若也而因循不急之務未聞蠲後之舉徒有賑救之  
名未見賑救之實民安得不顛連也冬春以來圻甸  
及湖西海邑尤甚處民皆流散若不及今別樣撫摩  
以為安集之地則村落將至一空豈非可慮之甚者  
乎我國軍額元數十數萬而名存實無諸色軍只捧  
價布騎步兵保人哨軍名號雖多而半是鉏耰棘矜

之類也脫有緩急將焉用之今若自上欲正朝廷  
則毋論罪廢者及時在者明察其人之賢否而設難  
于心曰某人果有適用之文乎某人果有諫諍之姿  
乎某人果有委寄之才乎罪廢者有何罪犯有何過  
失重者雖難遽釋輕者盡為放還蕩滌瑕垢一體收  
用每晝講 召對引見時並令入侍 前席見其容  
貌察其言辭擇其可用者而用之文學贍優者擢處  
經筵彊直敢言者置諸諫職智慮深沉者委以方面  
不問彼此從公調用則可以絕去偏徇之私而朝廷  
不期正而自正王者蕩蕩平平之道固當如是矣且

一異章  
使二品以上各薦人才薦非其人者罪其薦主又令  
八路州縣廣搜博訪薦其有才者送于監營監司拔  
其尤而送于京師又命大臣重臣審察其人而取舍  
之如宋延英院之制自 上命賜筆札條陳時務而  
命大臣科次自 上親覽其可否而分其等第每令  
二人引見之際同為入侍詢以事務察其器能真知  
其識時務有可用然後用之則自無非才冒進之患  
矣高麗惠宗朝秘府郎中王 一於引對之際所論稍  
知時務故拔擢而用之豈非今日之可法乎我國法  
制田賦太輕而身後太重一結稅米四斗大同則十

二斗或三斗通計不過二十斗而身後則計口徵捧  
自 孝廟朝有騎步兵定制每兵捧三疋之木其價  
准米三石極其繁重良民之家有子二四人則一家  
出木十餘疋以米支計則為十餘石窮民何以支堪  
以故謀避軍役如避死地相率而流離流離則侵徵  
其隣族又侵及於族之族隣之隣甚者遍及於一面  
先正臣李珥在 宣廟朝極言侵徵隣族之弊足以  
亡國剗切屢十疏而羣議紛紜不能永革當此民窮  
財竭之時若不別樣變通則民無以保存矣唐家租  
庸調之制固是義法而我國之制只以軍夫定捧價

布而無每戶收布之規甚非均役之道目今戶數幾至百餘萬除有身後外猶為五十萬戶逐其戶數各捧一疋至於砲保別隊騎步兵各色匠人水軍保人輦又至數三十萬除其兒弱及一人數疋備納者而一以戶數為準一家設有二三十口而只納一疋其餘丁壯閑遊者出定軍役則軍額可充經費自足何慮乎兒弱微布隣族侵徵之弊哉果行此法則此乃脫之水火而措諸衽席安民之策裕國之道無過於此矣當今人心有土崩之憂兵力無可恃之勢卒然邊警有急其何以備禦乎在昔金虜喪亡遼軍併力

金山王子以四萬兵來據關西其時以趙冲金就礪之名將猶不能抵敵乃依蒙古哈真之勢攻退金山王子而况於今乎若不及今綢繆撫恤以為陰雨之備則及其敗事之後雖罪其當事之人無可及矣臣之愚意若行戶布則非但大寬民力抄其丁壯而更加團束則可得十萬精兵矣西北監兵使毋論爵秩高下別得可堪之才而委任之邊上凡事朝廷不必與知而使之隨便區畫以責成效城地修築軍兵鍊習等事雖在於丙子約條而彼有南憂吾亦不可不慮若善為說辭盡其彌縫之道則別無大段生梗之

一黑車  
遺精上  
理政宜及今修築城池且令方伯出管餉及一路所  
儲軍糧任其所用募得丁壯則十五六萬之戶又可  
得五六萬精兵矣昔高福章素是賤品而為將於高  
句麗契丹以四十萬兵來攻而能以鐵車當之後雖  
敗死非其罪也今以五六萬精兵用鐵車而可城之  
處則城之不可城之處則浚濠深塹以禦鐵騎之長  
驅又於平壤安州黃州臨津等處皆修築故城無城  
池處又以大陣待變而用鐵車則亦足以備禦矣高  
麗朴犀金慶孫諸人善於守城其法猶在若預為備  
禦之具以為堅守之計則雖有意外變亂自無土崩

瓦解之憂一兩城雖或失守而其間時日自致遲延  
都城防備自當完全勤王之兵亦隨至矣豈至如丙  
子之三日入都城者乎至如北路之憂固不如關西  
且臣不知其道形勢何處可城而臣意則須得人才  
委任北邊之事野戰車戰守城之處並令一一審察  
以為安民固圉之地則似乎得宜即今廟堂乏為北  
道移營海西設屯下三道遣軍官操鍊等事未必為  
勝筭而得人實為今日之急務也 上曰人才有古  
今之異每令二品以上別薦而未得表著之才兒弱  
徵布戶布等事廟堂非不講究而事多掣肘尚未定

一異車  
遺精上  
十八  
奪邊鄙則比前多所設置兩更待冬至使回還當有  
區畫今不可率爾為之矣又進曰臣有未盡之懷復  
此仰達矣方今 聖明勵精圖治委任大臣廟堂區  
畫非不盡心而我國自丙子亂後升平已至五十年  
人心柔弱玩愒是尚備邊禦敵擢拔人才等事有名  
無實如此而尚可望其衛國備患乎 聖上苟能奮  
發圖治留心軍政生聚教訓如越王吊死問生如燕  
昭大布大帛如衛文之在楚丘然後可以有為矣至  
於人才則必須自 上親問使之條奏時務有實用  
然後用之則豈不愈於近來循私之弊哉得一人才

可以為國柴世宗得王卦唐太宗得馬周拔擢用之  
皆為名臣得入之道當如是也且平時則雖有人才  
人莫之知及其世亂然後始知其為可用故壬辰之  
變趙憲率義旅攻賊於竄謫之餘郭再祐亦以義兵  
攻賊權慄李舜臣各奏水陸奇功此皆平時所不用  
者也此等人若擢用於平日使之臨邊捍禦則壬辰  
之禍豈至於是乎以此觀之則方今得人為急而須  
如柴世宗唐太宗之為然後可有實效矣至於兵民  
之政則必行戶布之法然後民力可紓軍額可充由  
今之道無變今之弊則雖有智者亦不能為之計矣

一異事  
且兒弱微布隣族侵徵等事雖令廟堂講究變通而  
臣意則查出有名無實之類盡為蕩滌然後庶有變  
通之效今若循例行查則有何實惠於民乎自  
春秋鼎盛宵旰憂勤者莫非安民之政得入之道而  
諸臣不能承順 聖意有所建明平常之時猶可苟  
遣脫有事變束手無策非巨愚見獨然乃舉國之所  
共憂也是時南人擅國所謂西人者皆在罪譴中時  
又逢有此弊朝廷方講備豫之策故府君歷陳其植  
黨徇私之失及蕩滌收用之意未及極言兵民之政  
備邊之策若戶布之法則素嘗講究其便利豈為十

条每勸息庵公建白而行之者故至是又縷縷陳請  
之而深以忽忽畧刻之間不能盡其所蘊為恨既罷  
時議大駭謗言沸騰正言金澍受時人指以至舉劾  
而無可指摘者只以越職言事等語為說而請推考  
矣温在路傍為弊邑地小習惡凋殘又甚府君下車  
之後勵志為治又以興學為先除出月俸及諸無名  
不緊之物以供士子之食聚會邑中年少儒生擇其  
聰敏可教者親自教授所讀之書一依程朱讀書法  
先讀小學次讀大學論孟中庸以至於諸經每早朝  
出坐堂上諸生各持一冊四面環坐一番口授之後

一異事  
以次相傳習仍又陳說文義極其分析必使略知其  
大義而後已朔望行望 闕禮仍就校謁聖坐明倫  
堂復引諸生講論溫習定以為例未嘗或廢其所指  
教出於至誠一邑之人無不聳動隣邑士子稍有願  
學之志者亦皆來集府君並處之其中而無所間焉  
受學者四五十人一年之中盡讀四書以及於經又  
常告戒以修身飭行事親敬長之道規法甚嚴如有  
非違用榎草警之莫不觀感興起爭自奮勵文理漸  
進言貌雅飭庶幾有鄒魯之風矣嚴束姦猾仁恤困  
弱興利除害勸善懲惡薄於自奉厚於益下未數月

一境大治老吏傳言自設此邑未見如此太守者云  
時朝廷有大獄宗臣之伏法者卽府君妹婿也府君  
有所難安棄官而歸方伯以病 啓罷 上下特教  
曰當此秋務方殷之日善治守令不可適易催促還  
任以除迎送之弊府君惶恐感激卽復赴治至辛酉  
秋乃適歸壬戌春除瑞山郡守又奉板輿而往其治  
一如溫而養士之規又加恢拓益勤不懈溫士之受  
學者及傍近數邑之士聞風爭至瑞為海邊僻邑民  
俗益質質矣至是人皆以不學為深耻里巷之間無  
不挾冊誦讀大有振作成就之效前後方伯皆以大

一異事  
振文教儒化可興等語上聞是歲水旱為災至秋大  
侵未及明春饑莩滿野府君每誦韋蘇州邑有流亡  
愧俸錢之句思有以拯活之夙宵經營百計料理諸  
般官穀之外自備米穀數千餘斛又多蓄鹽醬救荒  
之物抄出飢民之尤甚者計其口數以米分給而每  
一月定為三巡一巡以官糴給之二巡則以私米白  
給始自正月以至五月抄選既精不敢亂易分俵救  
接未嘗少失其期撫循相視猶恐一夫或死遑遑汲  
汲若已飢溺苟有可以少補於民事者殫心竭誠無  
所不至傍邑流民亦爭湊集府君皆收接而一視之

及其畢賑而麥出果無一人飢死者所活二萬餘人  
非但一境之內歡呼感祝而父母之隣近之人亦皆  
稱以生佛出世輿誦溢於道路時上分遣繡衣考  
察賑政勤慢御史以府君善治善賑近古所罕見政  
績為一道最聞上命授准職以廢之至秋解歸  
邑民懷其德鑄銅為碑建宇而豎之追思歌之至于  
今不替府君素無供仕之意而只為便養強赴兩邑  
矣季府君晚捷魁科府君在瑞時亦出宰隣邑府君  
因卽適歸自是杜門養靜為收拾晚暮之計乙丑呂  
公聖齊趙公師錫判東西銓趙公卽府君舊交也呂



一 輿車  
公嘗於 筵中特陳府君治郡之績請加擢用趙公  
仍進曰某之循良之治呂聖齊旣已陳達而其所為  
政異於凡人治民之外輒以興學校為先務抄選邑  
子之秀者教訓有方課學不怠至於武備亦不疎略  
多所修舉曾經兩已去後之思愈久愈切不特此也  
其多聞博識亦非等閑人固不可以常調蔭官比而  
論之頃年為溫陽郡守辭 朝之日自 上賜對何  
待臣言兩知其人之可用乎今若別為調用則必多  
有可觀事矣 上曰予於下直時見之已知其如此  
吏判今方八侍更加別為調用蓋趙公之意欲畀府

君藩臬之任以備他日緩急之用與呂公相議而有  
此陳白矣是後連擬府牧之望又除掌樂院僉正府  
君只欲出肅 恩命旋卽圖遶而復除仁川府使時  
季府君已適縣府君承順太夫人之意不得已又強  
赴焉未幾得疾日危視輿歸京第卒以是年十月二  
十五日告終於正寢嗚呼痛哉享年五十有二以明  
年丙寅正月某日永窆于漣川縣南面石峴里卯坐  
酉向新卜之原先妣清風金氏兵曹判書 贈領議  
政忠肅公諱佐明之女領議政文貞公諱堉之孫東  
陽尉申公諱翊聖之外孫也姿相端淑溫恭慈惠奉

舅姑盡誠敬事夫子無違禮處妯娌姊妹之間皆得其歡心生長貴勢之家而躬履儉素絕去侈靡見世之婦人之為鄙俗瑣屑之事者深以為耻若將浼已於明聖大妃為從姊妹之親每有命召輒托故未嘗一履宮掖府君久困公車不肖兄弟甚多而家素貧息庵公晚而官位崇顯富貴隆赫先妣無一毫咨嗟歆羨之色處之怡然亦絕不為需求干請之事府君嘗謂不肖孤等曰汝母氏澹然無欲此人所難及處也先府君二年而生後府君十四年而卒享年六十有八有六男七女男長正緯文科正言次正紳僉

正次正緒縣監次正綱佐郎次正經次正純別檢女長適郡守金魯得次適監役李邴次適吏曹判書李寅燁次適兵曹判書李師命次適刑曹判書俞命雄次適進士沈惟賢次適進士尹敬宗正緯娶直長閔挺杞女生二男二女男長明復次明澤女長適士人尹涉次適士人柳浹正紳娶進士李鳳齡女生二男一女男長明觀進士次明濟女適士人尹之彥正緒娶牧使金盛最女生三男一女男長明震生負次明履次明健女幼正綱娶府使徐漢柱女生一男二女男明謙女長適士人金夏行次適士人金聖淵正經

一 縣志  
一 卷之四  
一 三十四  
一 三十五  
娶士人李瑞翼女生一男三女男明恒女長適士人  
李德普次適士人沈鐸次幼正統娶佐郎李公榦女  
生一男三女男明鼎女長適士人李濤二女幼金魯  
得繼子皖三女士人李堯臣進士俞宅基士人李挺  
榦李邴繼子國馨李寅輝三男副率夏坤漢坤明坤  
一女正字崔守範李師命三男喜之毅之偉之俞命  
雄三男默基生貞肅基昂基一女參奉李範之沈惟  
賢無子女尹敬宗一女幼明復娶左尹李弘述女有  
一男三女男德壽女長適士人申啓次適士人權命  
衡次幼明澤娶承旨尹弘禹女有一男幼明觀娶主

簿沈曾賢女有三男一女男皆幼女適士人權宗海  
明濟娶縣監宋彝錫女有一男一女皆幼明震娶士  
人李馨彬女明履娶郡守洪禹錫女明謙初娶監後  
沈壽堅女後娶都事辛相東女有一男幼明恒娶牧  
使崔鎮漢女有一男一女皆幼德壽娶縣令李秀賢  
女內外孫曾撫百餘人府君資稟剛正志節卓偉孝  
悌出於天性忠信質諸神明心事瑩白表裏無瑕操  
履敦確夷險不易介然自守挺然特立人不敢以非  
義干亦不敢以非禮見望之儼然自不可犯若其內  
行純備細節必勤莊重簡嘿恭儉敦厚言語以時動

一 聖朝 卷之二 二十三  
靜有度率循儒家繩墨有不失其尺寸者焉少事先  
侍郎府君周旋左右承順志意極其誠敬無以違忤  
侍郎府君素嚴待子弟有法度諸子侍側不敢仰視  
而最愛府君每召使近前或論古今人物或論事理  
是非時或自晝達宵聽之不厭心甚愉快也司諫府  
君出後於伯父府君甲辰遽遭憂時喪出丹城庄舍  
自京第將奔訃府君方讀書于山房冒夜馳來卽曰  
此弟年少病甚長者當率行不可付少弟輩亦治行  
明曉卽發侍郎府君初有此意而丹在千里之外時  
當窮陰之節府君又纔自山房入來亦有所不忍卽

言之者及聞此喜甚曰汝去吾無憂也汝可謂孝子  
矣府君之先意承志而勇於為義者若此及已百遺  
大故哀毀踰制水漿不入口哭泣不輟聲自始喪至  
卒哭盡誠盡禮無一毫不忤於心每朝夕祭奠悲哀  
號絕不能自止隣里之人感動嗟歎居於外廬不脫  
衰經寢處飲食一遵禮節晚侍太夫人左右就養自  
定省奉引至滫瀡甘旨無不備盡其誠雖年高之後  
服勤如童稚時每晨起謁家廟後仍詣太夫人所非  
有大故終日不離側愉色婉容致其悅豫每見不脫  
上衣每侍坐必拱手危坐又不敢高聲叱語敬恭之

一異軒 遺稿上 二十六  
節未嘗少懈常誦徐仲車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  
裳之語以為戒太夫人有所欲為苟不大害義者必  
曲意承奉與伯府君年紀相近而事之極其尊敬伯  
府君亦甚敬重之異於他弟其於諸弟以而訓教之  
稍長而指導之開發其志趣恢拓其知見諸府君服  
行奮勵處於家而蔚為大儒立於朝而樹立卓然者  
皆由於府君倡率之力也每相聚而坐講質評難朝  
而不知其已久也夜而不知其將曙也友愛篤至至  
情無間而家庭之間自相為知己以道義相切磋以此  
為至樂小焉平居每早起整衣冠却掃端坐終日無懈

怠色究覽書史見忠孝義烈之迹未嘗不三復喟然  
而歎教子弟義方斬然御臧獲恩義兼至閨門之內  
肅然如朝廷其於族姻久要接行甚厚而周旋於患  
難危急之際調救於窮寒困乏之中隨吾力之所至  
而各盡其道焉其為政先教化後刑罰正已而率物  
推誠而接人凡朝家繁密之政營府苛瑣之令人皆  
病於拘礙難行而隨事彌縫處之綽然眾憂以為拂  
戾生梗而一便措處為之沛然未施威而吏以霜雪  
未施信而民以神明自致鼓舞風動之化焉及其遯  
歸也民士之來往問訊久而不絕至乙丑冬士子之

受學者聞喪奔來持服哭奠者幾至數十人亦可見  
遺德之在人者深也府君持身雖嚴而樂易多恕聞  
人有一長之可取必掄揚獎勸稱道不置其於一家  
諸年少人每以奮志勉力讀書飭行發揮事業自拔  
流俗之意諄諄誨諭誠意懇至如遇會心人輒欣然  
傾倒杯酒團欒談笑疊疊肯懷洞豁襟韻恢踈間以  
雅譔豪氣襲人而然其素所自守者則壁立千仞俯  
視一世常有招不來麾不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  
屈之意至於儉佞嵬瑣趨時附勢之類避而去之鄙  
而遠之有不忍正視之者是以人皆敬憚之息庵公

與府君同年生同做舉業同居一室又至數十餘年  
而每見府君必肅然生敬不敢少有忽慢之意雖晚  
極隆貴身都將相而待府君如一日焉府君以責善  
為己任規切磨礪之者亦無異於布素時其於趙相  
國亦然交義到老不衰而每以公義相規有時至不  
可堪而亦不少貸焉府君行已有道處義甚精其於  
出處行藏之際一毫不曾放過時丁污濁而若避脂  
腴家隣貴富而終不丐濡當庚申鞫事之方張也所  
謂罪首與主張獄事者不幸皆一家之人而超然遠  
引皎然不污人無得以議焉府君又貽書于息庵公

戒其蔓延之禍諭以鎮定之道甥婿中時又有舉大  
魁入名塗者而府君不以一倖相問一書相賀蓋不  
喜其得之於此時也其不動於利害禍福之際而必  
行其志者如此非其義也一芥不以取人又嘗以貧  
甚賣家舍息庵公念其無居推與其舊榭府君謝而  
不受之女婿為方伯者嘗於先妣初度日送人候問  
仍送綿布十疋府君以為當此凶歲十布可活一飢  
民卽還送之雖在一家間其所取予一於義而無所  
苟焉府君天分甚高識見明透無所師承而自有悟  
解年纔志學便以古聖賢自期待博綜經傳精究微

妙天人性命之理瞭然在目淵源門路之傳若指諸  
掌其功程次第一本於濂洛而折衷於考亭異端雜  
說及稗史傳奇之類皆不得亂其中而亦不欲一寓  
目焉尤長於史記自唐虞三代下至宋元皇明以及  
於吾東三國以下勝國 本朝上下數千年間規模  
典章政俗故實舉皆統括終始貫穿本末燭照數計  
氷解凍釋以剛大直方之姿負英偉奇傑之氣早抱  
君民之志真有經世之才皇王講河汾之道體用得  
安定之學欣戚不在於一己憂樂常先於天下以俗  
論為必可黜以古道為必可行直欲挽衰季而回隆

一異車  
遺稿  
二十九  
古轉危亂而造太平日夜所經畫每存於 國家存  
亡安危之大計平生所建立自超乎世俗毀譽榮辱  
之常情其所論說精深的確自出手眼別創機軸規  
模大而布置密節目詳而事情核相時合宜鑒鑿中  
窾而其公足以折衷天下之議而無所私其明足以  
判決天下之疑而無所惑任道擔當風力甚勁而直  
道而行不曾苟合雖至見忤於人不遇於世而略無  
降屈貶損之意每見朝廷之失宜民生之受困悲咤  
慷慨以至泣下惓惓之心不能暫忘是以前後封章  
及一引對時弊精彈慮極言竭論惟欲使斯民蒙安

保生成之澤使 聖明成長治久安之業以至備邊  
禦敵之方舉皆筭無遺策區區出位之嫌屑屑循常  
之規有不暇顧而倘 國家不幸有變亂則又常以  
執鞫從 君捐身殉國為期炳然一念可質天日此  
非出於勉强而為之蓋其天性然也始潛谷公建行  
兩湖大同也諸事必詢於府君府君從旁贊成者居  
多而後常曰大同設行之時若先改貢案以省名目  
後為大同量入為出則法幾盡善無復可議而急於  
救民而徑行且不改貢案而量出為入所捧過重此  
為未盡云其詳在於甲寅封事及潛谷公臨沒之夕



一異車  
獨呼府君來前歷言其生平為國陳建之事意若有  
相屬之者歸川公又嘗答或人之問曰科舉之文則  
吾兒有之而若其用世之才則某為長云亦可見先  
輩素嘗推許期待之意矣我國偏黨之習為百年痼  
疾雖前輩鉅公亦不免宛轉其中而府君獨深惡之  
嘗曰士君子當存心正直持論公平是者是之非者  
非之而已豈可分別彼此有所偏護哉若少有依着  
之意則流於偏私而失其本心小而害政治傷風俗  
大而至於相屠戮此豈君子所可為者哉府君於國  
朝儒先最尊信栗谷常以為其高明之學經濟之才

忠孝之節公平之心後來無及者每喜讀其文恨不  
得並生一世而上下其論也又慕重峯趙公之為人  
以為所見雖有偏僻處其卓行奇節誠不可易得至  
若當時儒林分門士論歧異一推一排如醉如狂而  
若其不染不羣獨持公正者唯府君一人而已府君  
雅志愛山水少日遊覽已極形勝尤愛重興道峯泉  
石之勝每讀書做業必携書冊往留于其中徜徉忘  
返前後居第皆在終南下有山林水石之趣架小亭  
於松間巖際杖屨嘯咏翛然有出塵之想每欲退而  
自適於山水之鄉沉潜理窟進見益知終有所著述

一異車  
而垂之不朽者是又府君之志也而不幸中道而卒  
使其道莫行其志莫遂則天乎人乎孰使之然乎仲  
氏拙修府君作誄文以哭之其文曰嗚呼小弟嘗從  
六國兩漢而下庶幾復見三代之哲佐王之風而終  
不可得若楚之靈均漢之賈生宋之范希文茲三賢  
者雖非至者抑其次焉夫以中華之大上下千百載  
之曠而僅有若而人則以海外之一偏邦人才之眇  
然而求諸斯選才難之歎寧不其然嗟乎從叔世而  
求庶幾於三代佐王之風僅見此三賢則從今世而  
求庶幾於三賢之奇節偉行復誰其人復誰其人乎

嗟乎若吾兄剛腸激烈高識邁倫心常絕于進取念  
豈係於溫飽視私累若樊屣輕萬鍾猶浮雲冷潔逾  
冰雪堅貞比金石所以期歲晚而無斃證神明而無  
愧者常在於大地嚴沍而蒼松不改其色劫火洞然  
而良玉不壞其質其清忠皦白庶幾三閭之遺風而  
卓犖英發同符賈生之奇才若其先憂後樂之志則  
又有范希文之終身自信卓然不回者焉故雖無一  
命之位可以用於世而視天下猶已事也雖見輕於  
庸人細夫謂與渠輩一律而古今興亡世務安危得  
失之變若燭照數計而能運諸掌也是以凡於國

一異事  
家之休戚生民之疾苦時議之臧否未嘗引局外之  
嫌而曲避人笑亦未嘗拘言遜之戒而少貶其高平  
居引往喻來口講指畫者無非澤物利人急病攘夷  
之事厥一世之溷濁則必思揚之以清厥一世之偏  
私則必思格之以公厥一世之回互則必思平之以  
直厥一世之乖張則必思濟之以和厥一世之瑣法  
疵政則必思所以建長治久安之策龍川少日已著  
萬言河汾一疏庶挽至理寧欲以一身之苦而博衆  
生之樂以一己之勞而易天下之逸雖命與時乖道  
不見信鳳凰溷於鷄鶩天驥隨乎駑鳥蹉跎五十坎

軻下邑而耿然此心終不能一日而暫忘一日而自  
安則不但求之今世終無斯倫求諸往昔亦或有有  
此志而鮮能有此才有此才而鮮能有此節有此節  
而鮮能有此識若非澤畔之行吟長沙之流涕高平  
濟人之至心則滔滔千載實罕有與吾兄儷義而同  
歸者又曰嗟乎志士無成終古已然道大則難容才  
羨則見忌廉直常擯於末路枘鑿終至於不合况以  
吾兄之所經畫常出於一世人知思之所不及而不  
求小用則世無襄陽之水鏡孰知識務之俊傑其所  
是非常出於一世人計較之所不到而不求苟合則

世無緇衣之好賢孰知羔羊之矯節矧三閭之懷沙  
於楚朝雖云生丁濁世而彼賈生之於漢文希文之  
於宋宗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終不得盡其才  
用則抑又何恨於今日吾兄之不遇乎所可恨者以  
吾兄之孝友正直清修康寧宜有以享期頤之年而  
終未克獲神明之佑壽僅逾於知命則彼蒼蒼之無  
徵漠漠之無神吾其奈何乎天奈何乎命哉府君文  
章在弱冠已大成春沼申公於府君為一家文人行  
府君少嘗受學焉常稱府君詩若文謂有作者手段  
及其沒也又托以紀行之文前輩能文章如李東州

尹泮溟諸公見府君所作詩文亦皆傾向稱許之數  
世之將任湖堂文柄之選者必以府君為首而府君  
以文章為不足尚不甚從事焉自中年仍亦廢科而  
其於遠者大者早已見得到究得及蘊諸中者既厚  
故發之為餘事者不期高而自高不期工而自工其  
文正大粹潔端嚴雅飭從容乎禮法之場步驟乎仁  
義之途尤長於長篇大作袞袞不竭論治說務卓犖  
奇偉自令人不可及詩尤立意清新造語警拔氣趣  
閑雅風調瀏麗優入盛唐閩域常為息庵公所畏焉  
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

仲父拙修齋先生行狀

府君諱聖期字成卿號拙修齋氏出林川有諱天赫中中朝進士仕高麗封嘉林伯自是以後族大而昌世襲簪纓入國朝有諱瑤中文科官通禮院左通禮生諱元卿官成均館司藝生諱翊早登第負時譽忤孽臣袞見斥散班終於軍資監正兼承文院叅校生諱應恭官黃海都事寔為府君高祖曾祖諱瑗魁司馬擢高科歷敷清要止承政院同副承旨以子竹陰公貴 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祖諱希進官掌樂院正 贈承政院都承旨判書公出後季父 贈

左承旨諱應寬都承旨公又出後 贈左通禮諱璘成廟朝名臣侍講院輔德 贈都承旨諱之瑞之曾孫也輔德公號知足堂冠上庠魁宏辭久侍 經幄為燕山師以直道扞文罔 中廟改玉首加褒贈錄其清白事載 國乘叅奉諱理學生諱得璜卽其下二代也叅奉公遭家禍終身不赴舉以德行稱於鄉里鄉人立祠俎豆之考諱時馨麻田郡守 贈戶曹叅判有高行遠識屢宰郡邑著循良績妣貞夫人青松沈氏 贈叅議廷揚之女 國舅青陵府院君翼孝公鋼之玄孫兵曹判書忠翼公忠謙之曾孫也婦

一異車  
德母儀為世模範有女中君子之稱享年至九十歲  
府君兄弟五人世以五常目之長諱遠期號九峯官  
至黃海道觀察使自通禮公以下三代之 贈皆用  
公推恩次諱顯期即我先府君次府君也次諱昌期  
官至司諫院司諫次諱亨期魁大科官至兵曹參判  
府君幼不好弄儼若成人敬信長者之言讀書不煩  
程督兩誦習不懈忠信篤實慈仁愛物尤有孝悌至  
行先參判府君待子弟素嚴有法度府君每侍側終  
日俯伏席末不敢舉頭而視至侍寢於外堂雖隆寒  
盛暑未嘗解衣而卧倚枕假寐或中夜有呼蹶然驚

起應唯甚勤趨走服勞親執僕妾之事周旋左右承  
順志意無少違忤出於至誠參判府君嘗呼府君小  
字而稱之曰若某可謂孝子矣府君賦性慷慨自童  
年抱大志常有嚶嚶然古人之意仲氏一峯府君讀  
子思書有劄記之事仍告府君以道學精微之蘊聖  
賢事業之大以及於近世俗學之陋黨論之弊府君  
廓然有悟自是一意以古聖賢為期專用心於內擺  
脫俗累潛心大業時府君年纔踰舞象矣嘗讀退栗  
兩先生人道四七之說心有所未安著說而明之即  
府君弱冠之日而見識之超詣已如此矣以親命不

一異車  
遺集上  
三十一  
敢廢舉業曾魁司馬初試又屢中解額而非其好也  
未幾以痼疾在身捨舉業絕交遊深局一室凡百外  
撓可以撓吾心妨吾工者一切屏棄使吾本原之地  
虛明專一以究其所業者殆將三十年其工夫則以  
思索為根本嘗自言其平日用工之事以勸人曰僕  
少時知見極淺資性極鈍自度無所敵為而唯深信  
是理之必可以思得也常以窮天地萬物之理達皇  
王制作之源該括宇宙通貫古今措之於日用發之  
於事業為一生學問之標準而於花潭徐氏書物名  
壁上三年苦思及管子思之又思之鬼神克通之語

深有所說常自服膺勉勵其致思之方則初不一遵  
古訓就古經傳及宋儒所著書中擇凡道理之大綱  
領體要處及其他或物理或象數或治體或禮樂法  
制文為諸具凡事理之精奧高深極難通曉者先立  
箇十餘大題目極意覃思必期於心通意解瞭然目  
見不為臆度間見之知而若知昏理奧粹難強通則  
亦不求速解或積以時月或遲以年歲俟其功深力  
到自然通解而用工之要則不必待讀書開卷專精  
自在之時隨行住坐卧之處接物應務之餘隨時隨  
境稍有瑕隙皆可下工先以古訓所發明其大體者

一然軒  
遺集上  
三十一

定其大旨而其間精粗本末巨細曲折一一条分縷  
折逐段消詳朝思之不得則夕又思之夕思之不得  
則明日又思之或意思昏塞厭倦難強則姑置之過  
數五日後復思之既心絕外累專力此事而又於一  
事上着意精思念念不置事與心相涵淹過時月則  
雖極難通曉者漸覺開釋分明罅縫自見且於思慮  
用工既熟則初甚抗拒而難安恍惚而難定者後漸  
安帖凝靜精密分曉善於發悟易於分析每遇事物  
難究之理便欲血戰理會直窮到底而止蓋此腔子  
裏面成一思慮窠窟開一思慮路徑隨境隨思雖欲

不思而不可得至於朝晝之頃或夜深無寐或曉間  
睡覺外誘不接內欲不萌思慮自然安靜之時輒以  
前日所思之事舉起一思則其已得罅縫者多脫然  
洞曉若眼前有形易見之物昭晰呈露其未及通解  
者亦多了然開悟若有神助非當初本來知見之所  
能得所能及者如是而又恐道體浩大精神昏弱一  
時包羅不得收拾不起又復徐徐思量隨時用工每  
每如是若其間或有肯綮盤錯終不能通曉者則又  
姑置之遲以歲月之久用力不已緣此知性極暗雖  
不能一一精晰研精積累之極其綱領大體終能自



底於明白昭統之域蹊徑路脉的然可尋譬如網中之兔在吾度內終必得之未有自初所思之理終始茫昧不通者既於大體難曉處所通解者已多其餘衆理隨類推求用力漸易與當初博觀於外而恍然駭然扞格難入之時不啻天淵之別此非自己氣質有變於前後直是積久苦思之效到此地頭雖不知果真與否而自不覺其喜悅之心漸生自信之意彌篤且粗有所得之後肯中所蘊蓄之衆理該綜漸博浸涵漸深優游漸久則不知不覺之頃漸若有湊合融通之妙日用酬酢觀書講評之際自然領會處甚

多而時或因事提起推類廣譬然任其所已得者則條理該貫脉絡相通雖綱領節目巨細同異紛紜萬殊不可究狀而同出此理該攝一源無有不相合者亦有因此叅會體驗之功首尾相因彼此相發前所未了之理體豁然可通而朱夫子所云析之極其精舍之盡其大之工程地位庶可尋求蓋此二十年來於一箇思字上所嘗辛勤用工銖寸積累以至今日粗若有些小得力者其規模大致略具於斯矣左右如不以為全然無取則幸就其中精加櫟括捨短錄長而其工程節次正不必一依其言至於先難而後

易則實由於尚竒欲速之病尤不可效尤惟取其思  
索積累之工以為今日入頭之地則雖於古人豁然  
貫通之妙不敢輕議若比之今世俗儒之名為讀書  
而悠泛鹵莽終無所歸宿者則真假虛實大相不侔  
矣未知左右果能如此相信而肯用時月之工也此  
皆以府君身親經歷嘗試者而言之其言親切懇篤  
詳悉精密可以起發志氣警省昏惰用力之深積功  
之多誠花潭徐公後一人而其所見之真實端的自  
當別論矣府君嘗自言僕自十六七歲從事此學已  
見大意而於愛人利物之心自覺偏重又自度殘病

之軀無所用於世思欲著一書以自見於後林公泳  
亦嘗以此勸之府君有書答之曰僕於此事終有所  
不敢容易做得者蓋僕之所欲論著自陰陽造化天  
地人物理道性命之蘊吾儒為學門路工程以暨異  
端百氏邪正虛實同異之辨無不該括而無遺至於  
禮樂刑政之具治國許多制度文為又必上自唐虞  
三代下訖皇明上下數千載間率皆融會博考折衷  
損益或法出於三代而有難一一盡遵於後世者則  
變而通之從其意而略其跡或出於漢唐宋而局於  
小見傷於細利雖甚可鄙而有難盡廢者則曲而暢

一興車  
之擴而大之救其偏而補其缺彌縫三代以後天人  
之遺闕以備一王之制冀有補於天下萬世此僕書  
所欲論之規模大略固如是而其為一書之統體主  
意則尤必以合天人貫古今一理事為先如就事為  
制度上易見者而言之則雖其經營布置許多作設  
若固出於人為之創造而範圍象法實有本於天地  
之體象造化之正理隨時適宜務合人情必可行於  
末路季世而宏綱巨用無小背於三代先王之法意  
建法序禮張紀設目若固繳繞牽制於器名度數之  
末而根極源委通貫本末裁制運用之妙實不外於

一理之流行務必使後世之論事者必統於理言人  
者每根於天談時務者以古道為必可行而尚古誼  
者又必貫通於後世之事宜塞天下英雄俊傑一切  
以就功名者之口而奪之氣俾知經生學士之果有  
大利益於世道生靈而其經緯古今理事之萬變裁  
成輔相天地之大用廣大若是深遠若是而初非有  
一毫迂濶難行之弊庶後世之賢君碩輔有志治平  
者得有所據依準則有以措之於天下此其事體之  
重大規模之博巨工夫之汗漫文理之密察為如何  
哉而其一時草草而下手乎以此觀之府君之意

一異軒  
非欲如章句文學之士發明一義理論此一文字只  
欲表見於世而已蓋欲發前人之未發備昔賢之未  
備彌縫三代以後天人之遺闕以為天下萬世計者  
而卒以病未就焉林公泳卽府君之族姪自少徃來  
論學素嘗推服府君者也其官論思也欲上一封事  
從容來叩于府君府君以為古人之建立事功收其  
績效者皆有一定之規模若無此規模而徒欲以一  
人之勢一心之力因循彌縫於舉天下光焰氣勢之  
奔迸潰裂變幻百出者則吾恐終無以捄彼壞亂定  
彼翻覆亦將以自家之身心漸染陷溺於其間而後

已假使有不然或能正一事救一弊亦不過捨重遺  
本察乎總小功而不能三年之喪終無所補於天下  
安危之大勢云林公又請作一文字以發其意府君  
作書以示之其略曰一。書中所云規模亦不徒立  
必隨所當之世綱紀風俗治亂盛衰大體之如何而  
救弊變通曲適其宜等語及前書中所云規模元非  
草草須就一世人心世道綱紀風俗最甚病敗處先  
審其大體之所當損益因革而其推移變通自然之  
機隨時之宜必須順而無鑿接而勿失等數語誠能  
仔細着眼則僕所未及言未盡發者自可以意推之

一異事三二  
而得其大略矣蓋今日規模之急務莫先於尚質救  
文而欲尚質而救文又必以寬大敦朴為本靜審嚴  
重為用然後舊弊可革新功可就蓋寬大敦朴靜審  
嚴重非質也然而必寬大敦朴然後浮偽細巧之習  
不行而元氣不漓力勢渾樸矣必靜審嚴重然後輕  
易顛倒之患可絕而動作中節事皆的確矣苟如是  
則不期質而自質矣至於文具之弊蓋我國立國之  
規模尚文而尚文之世文具自多及至治教漸衰人  
心漸漓之後所謂文具者只是假文具而國初着實  
之文具亦不復可見文具之極釀成百弊今日世道

人心膏肓之疾因文具而輾轉沉痾日增月益終至  
於莫可救過者其弊有六浮偽情慢輕淺細刻守謬  
規喜姑息六者而其歸則主於各成其私意而已夫  
此六者非文具而但非文具則六弊無自而生若去  
此六弊則所謂文具亦無以獨存六弊不去則文具  
日盛文具日盛則本質日亡而國必至於危亡而後  
已此所以今日之規模莫急於尚質救文而欲尚質  
救文唯在於寬大敦朴靜審嚴重欲去文具惟在於  
先去浮偽情慢輕淺細刻守謬規喜姑息之六弊然  
則這箇規模為目今日用着實下手之地者必於一

一黑字  
久遠  
切用捨黜陟養民理財綱紀風俗凡百政刑大小之  
務無一不本之以寬大敦朴發之以靜審嚴重而又  
必以上所謂六弊者一一相反事有涉乎這箇規模  
則雖其寬大之過而宏遠濶略專務本原大體或近  
於不切難行而不暇恤也敦朴之過而削去外飾專  
務慤厚或近於樸野而少儀章文彩雍容之度悃悃  
而乏縱橫權術機變之用而不暇恤也靜審之過而  
隨事約慎事必止於先定其不可不行者而行之必  
待其不可不應者而應之餘不敢一有所輕動或近  
於短拙無為而不暇恤也嚴重之過而矜持約束之

太固分限節度截然有嚴或近於執滯尚猛而不暇  
恤也且此宏遠濶大悃悃樸野之規模必主於盡黜  
細規務去文具則人必至於多用度外之人而不必  
常用之舊格事必至於多行度外之事而不必常行  
之舊例既不用常格舊例則必不便於常情俗習駭  
然有猜於末路曰循姑息喜故厭新之耳目而其從  
傍沮撓之者必不勝其千方百計紛然競起矣然而  
主張此規模之人不震不激不沮不撓唯恐守此規  
模一毫之不固行此規模一毫之不力唯恐六弊之  
不盡去天下人心世道不即嘗然丕變以從我之規

模堅持而無變以俟其有成而若或事有涉於上所  
謂六弊者則雖目今時議之自詭以為堂堂之論正  
正之議奉而行之有若聖賢之謨訓金玉之科條者  
無不痛懲而改之力鋤而去之無一毫趨起無一事  
放過唯恐痼習之未盡化害根之未盡祛則將見寬  
大敦朴之規模日就恢張浮偽細刻之六弊日就消  
絕人人之各成其私意者自無所容於其間而臺閣  
上許多橫鶩波蕩之浮議廟堂上許多細瑣無用之  
竅論自不得行矣但痛懲力鋤與寬大敦朴有不相  
似而於此等立法之初必取其并行而不悖相因而

為用蓋欲尚寬朴之化必先黜不寬朴之人必先去  
不寬朴之事而若無痛懲力鋤之功則不寬朴之人  
不能一一盡黜而真寬朴之人自不得一一盡用矣  
不寬朴之事不能一一盡去而真寬朴之事自不得  
一一施行矣此所以有痛懲力鋤之舉然後寬朴之  
化方可得施也若當事者徒喜寬朴之名而惡痛懲  
力鋤之與寬朴不相似凡事只務含容姑息從容舒  
緩而人之不寬朴者事之不寬朴者不但不能黜不  
能去一任其自如如前日之為則是不寬朴之人不  
寬朴之事皆獲安利縱橫恣行而真寬朴之人真寬

一異章  
卷一  
四三  
朴之事舉受其害自不得進行矣是不但不能成寬  
朴之化而已終必為害寬朴之痼疾不但徒養成一  
時當事之臣寬朴之假名偽習而已實深助天下人  
心世道不寬朴之實弊深禍寬朴之政豈容如是無  
實哉正如今日廟堂之上自以為鎮靜而朝議之波  
蕩拱手坐視臺閣之上自以為正論而私意之橫流  
恬不知耻山林之士口談天德王道而其做處則與  
末路浮偽澆薄空踈暗塞之時議滾合為一不但不  
能自拔於其中反為之縱吏附會而益增其勢夫所  
謂鎮靜正論天德王道豈容如是無實哉夫末路之

事徒有其名而無其實類皆若此此所以行寬朴之  
化而欲免無實之患必先之以痛懲力鋤之政而其  
迹之不相似固已任之有不暇恤矣然而寬朴與痛  
懲力鋤二者之間必須明着眼目細心稱停其終始  
本末之用初不相混然後事不擾而規模可立矣至  
於靜審嚴重之為寬大敦朴之用不但矯今日事為  
之間輕易顛倒作止無常之失蓋寬大之流弊易至  
於迂緩濶踈不甚整頓切實故必藉此靜審嚴重之  
力然後方可致的確貞固凝定齊肅之效而所立之  
規模必久遠有賴無寬大之偏弊而收寬大之實用



一黑車  
卷舒運用術亦高矣但其不能本之以至誠而又無禮樂法制以導揚大化故其效止於富庶而其治之盛猶非後世之所及今此規模若本之身心推之政事至誠惻怛明白洞達則將為前頭行王政之本豈但姑就一時救時之治而止哉又曰此書中所云云者亦姑隨今日之時義而為言若其禮樂法度宏綱大用必欲考古驗今追三代之遺意冀致一番制作之盛者有不暇論及粟谷東湖問答末端亦言之若是矣且痛懲力鋤亦不可一朝徒然遽行必須隨事

戒飭告諭必有所敬畏聽信奉承服行之實然後方可施之罰然其所以施之者亦非厲威嚴重罪罰只主於必行吾之規模而彼必欲違吾之規模則必須罷其人而退之棄其言而勿用斥其事而勿行又必嚴加飭厲禁絕使之隨卽定帖不敢復有紛然繼起波蕩難定之患如今日之為而止耳林公以書中無理明心正成已成物等語有所論辨府君又以書報之其言幾至萬餘言雄深俊偉明白痛快真可以明先王治之大意破俗儒拘攣之陋見林公亦卒謝之府君自少清羸善病及長又以思索之過若有加

馬先府君宰峽邑府君奉太夫人行途中又墜馬傷  
臂幾折久而後乃瘳而舊症益沉痼矣逮己酉秋丁  
先府君憂時喪出倉卒府君驚號同極哀毀踰禮絕  
而復蘇蘇而復絕者日至四五宿疹之外諸症迭出  
奄奄若不保朝夕者殆過半年易歲而後始離危地  
而自心為廢病人春夏則乍歇秋冬則遽劇沉綿床  
席足不能出戶外者幾至數十年以其平日疾症而  
觀之人皆為之慄慄真有不堪支過時月者而唯其  
藥餌盡方調養有道庶幾收效於晚境矣至己巳冬  
一夕猝甦竟至于日易嘗嗚呼痛哉府君生於崇禎戊

寅九月初五日卒於己巳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五  
十有二以明年庚午正月某日權厝于水原加等面  
章達山新卜之原辛未十月十四日永窆于兄弟峯  
下亥坐巳向之原配孀人李氏係出璿派 太宗恭  
定大王第二子孝寧大君諱補之十世孫義禁府都  
事尚元之女也十八歸于府君有淑質懿範奉舅姑  
盡其誠事夫子無違禮又善經紀家事嘗為太夫人  
所稱善先府君二十年以庚戌十二月初九日下世  
壽止三十有五初窆于坡州惠陰先塋下辛未附于  
府君墓左有二男一女男長正儒通德郎次正禮縣

一異事  
監女適縣監李秀憲正儒娶士人金坵女志學未就  
而夭無嗣正禮初娶郡守朴壽彪女生一男叻淵後  
娶士人南宮宓女生一男明源明淵以府君命出後  
伯父通德郎李秀憲有三女男無以其弟秀徵子濟  
東為後明淵初娶洗馬洪禹偁女生一女後娶士人  
朴弼賚女明源娶縣監朴樞女李秀憲繼子濟東娶  
士人黃鍵女女長適進士林光弼生一子次適士人  
金東運次幼府君資稟剛毅氣節卓偉耻拘儒曲士  
之態而雅有謙遜恭恪之意負英豪俊傑之氣而輔  
以清高峻潔之操超然遠覽挺然特立自有不可犯

不可慢之色而若其接人之際肯懷洞豁襟韻恢疎  
絕去邊幅不設崖岸誠意充積和氣藹然使見之者  
人人愛敬自生鄙吝潛消莫不以為鬱然君子人也  
其為學也工夫竭平生之力究覽極天下之書嘗以  
朱夫子不讀一書則闕一理之語為至訓聖人之經  
賢人才士之籍百氏之記歷代之史以及道佛之書  
稗官之說無不浸淫玩索旁稽博考而一皆本之於  
思思而會之於心欲使其明無不照靈無不覺之全  
體大用明而通之操而存之以盡其本來體段養以  
冲恬之趣積以歲月之久志意靜專功用積累所見

一異事  
日益精明所知日益高妙凡於陰陽造化之奧天人  
性命之本倫常物類之別象緯曆數之隱無不探賸  
研精妙契玄悟至於皇王制作之源歷代沿革之變  
禮樂法度之宜兵民財賦之要治亂興亡是非得失  
之歸賢愚邪正出處進退之機吾學之門路工程異  
端之偏蔽虛假下逮文章字畫詞賦詩律之微舉皆  
貫穿本末統括終始次第條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規  
模節奏範圍於意度之內融而通之合而一之縱橫  
活絡觸處洞然灑然若凍解冰釋則府君之於格致  
之工其亦庶幾乎析精合大貫通逢原之境乎明善

誠身雖有先後水到船行自無二致真體發露浮妄  
消除氣聽於理心命乎物雖於外面容貌辭氣喜怒  
動作一任其天真初不屑屑於檢制收束者而表裏  
真妄之間輕重既判心術隱微之中私枉不萌明白  
通達灑落真實凡世間功名利祿毀譽榮辱其他凡  
百嗜好可以娛心悅意者無一毫動其中者視之若  
朝衣之於塗炭浮雲之於太空而其日用云為之際  
酬酢應接之間忠厚惻怛誠篤懇至皆自實德實理  
中流出則府君之於學可謂幾於大成而優入於堂  
室者矣其居家也晚侍太夫人于一堂其所以承奉

之節愛敬之道隨事致誠靡不用極雖在因頓呻吟之中必扶杖而起入拜于內怡聲下氣愉色婉容使太夫人致其悅豫而忘其憂疾之心至於飲食起居之節亦必潛詢嘿察不弛其喜懼之志每時節又必私求其嘗所嗜好之物而進之太夫人聰明睿哲於古今史籍傳奇無不博聞慣識晚又好卧聽小說以為止睡遣悶之資而常患無以繼之府君每聞人家有未見之書必竭力求之而後已又自依演古說搆出數冊以進苟有可以悅太夫人之意者雖甚勞弊心力之事樂自為之不覺沉疴之在體也承事

二兄極其尊敬每見衣帶必飭容貌必恭不敢有解緩之意時或論難義理辭氣稍涉於不讓者語罷深自悔責終夕不安或至自持笞杖匍匐請罪嘗曰伯氏素嚴吾之敬畏與少時無異又曰吾之為學實自仲氏發之也其與二弟年紀相近少既同隊而遊長又同榻而讀習尚相同志氣相孚友愛篤至至情無間每相聚而坐評問質難畫而不知日之夕也夜而不知鷄之鳴也伯仲叔季之間自相為知己以此為至樂其所愛重眷戀切惻講劇者雖古之伯淳正叔子瞻子由我國之而盛馨仲亦無以過此也叔氏司

一異事  
諫公早抱奇疾年未四十而卒府君驚痛疾愈劇閱  
月而後乃定力疾草誄文叙述其志業而悼傷痛惜  
之者盡其情之所發極其意之所存後之欲知府君  
兄弟之學者觀此而亦可想其大略矣伯仲府君十  
年之間相繼而沒唯府君與季府君在焉季府君為  
便養前後屢乞縣府君每以暮境相離大傷于懷而  
以理自遣益加攝養唯恐貽憂於太夫人及己巳春  
季府君以無妄落於機穽繫獄者累月府君日夜憂  
悶幾至寢食俱廢季府君終未免編配他道是後不  
復見矣遂為終身之恨其於一家諸子及諸年少人

其所訓戒各隨其人之才質及其業之所尚而勸之  
撫愛無間於己子督勉皆出於血誠勤勤懇懇不能  
自己而稍有非違之事亦必隨事責誨能覺其非而  
改之則欣然獎借之若有飾辭文過以支吾者必痛  
加鑄罰折服其氣使不得更蹈前習雖以季府君官  
位隆顯之後若稍有未安於心者亦必使免冠跪謝  
於階下而後止家庭之間不徒以唯諾為事而義方  
之斬然者又如此是以府君雖病卧一室而閨門內  
外言倫維睦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焉其於族姻舊  
要接待甚厚患亂必救婚喪必助賙恤其困窮收育

其孤兒其所以處之吉凶慶吊之間者隨吾力之所至而盡其周旋之道每相見必歡然道舊情意款洽談笑團欒終日無倦色來見者皆厭心滿意而歸歸而稱頌其德意久而不能忘也其處事也必先揣量事情之輕重本末而終以義理裁之周遍精詳無少踈漏其先知之明慮事之智亦大有過絕於人者當貴宗之入贅也初實以朝命恐迫之勢有所不得辭却者而府君尤以後患為慮若遭大憂戚終又至於涕泣而勸止之聞者皆以為太過後果大驗焉府君每自傷生丁不辰屢遭世變其於朝廷顛覆之際

國家有事之日輒自仰屋竊歎憂念之色感激動人每曰吾雖一寒士而卽三百年世祿之臣也亦何間於立朝食祿之人哉聞一政令之善者則喜見於色或有病國害民之事為之愀然不樂又復推言其未現之事將發之機流弊之漸貽害之端後皆如其言當己巳季府君就囚之日機關甚重事端危怕而舍侄正紳又復牽連入獄禍將不測府君時尤沉綿殆不能起坐而却能指教子侄招延親黨使之隨機應禦隨事彌縫殫竭心力無所不至終使至於無事當其獄事之方張也府君又預度時人所經營張設之

一異事  
事而言之後常十中八九此固府君高識遠慮自有  
超越常人者而亦豈非古所謂至誠前知者耶府君  
身抱篤疾并載沉困而庚戌喪孺人其後喪長子又  
其後喪子婦凡於生人之事無一好况奇蹇窮阨險  
巖艱屯歷數今古鮮有其比而府君只付之天歸之  
命而未嘗有怨尤之色唯以其所得於心者樂以忘  
憂向道一心其誠可貫金石其味殆若剪髮因其所  
已知益致其精推其所未盡以達其餘潛神性理求  
聖賢言外之旨玩心高明樂為魚活潑之妙怡然自  
適不知老之將至而晚又於心字理字着意尤緊每

於疾勢之稍間輒擁衾而起瞑目端坐淹過一兩時  
刻使精神靜一心源昭澈因以默察乎是理體段之  
真流行之妙隨境圓滿無所欠缺者而樂之因歎曰  
夫以一霎時凝定之功尚能使斯理立地主張不為  
事物所勝况平居涵養功深真得蹊徑者乎此實出  
於府君謙讓之意而亦可見其靜中體驗之功矣府  
君又嘗言人之讀書學為文者雖或有聰明才氣者  
鮮能盡其分限而尤難見效於晚暮若能用工於心  
地使我知見益明益高則非唯克盡其分限亦當有  
得於其才分之外而初無間於老少鈍敏蓋人之才



氣有分限而心體則無限量故也又每以呂東萊看  
史之法勸人又嘗自出新意以諭之曰天下萬事本  
此一理是以人有古今之異事有古今之殊而理無  
古今之異凡吾之精神志慮之不及古人者只局於  
一箇氣稟而非理為之間隔也以今日心中所具之  
理驗古人日用已發之事則其理固躍如而其事必  
了然今吾同得乎是理而同發乎是事則豈有能應  
於古而不應於今者乎况其已然之跡已行之效傳  
諸簡冊昭然其可求者乎唯當精之益精熟之益熟  
參會積累經歷諳練使其事孚於心腑而古今無間

機圓於日用而虛實相發盡事物自然之理而集羣  
長而益粹驗世事無窮之變而融往跡而益昭則其  
相契也如鍼芥之相合而膠漆之相投其相感也如  
提耳於一室而神遇於朝暮自無難及難學之歎矣  
府君既洞見道體之大原體驗者愈力運用者愈熟  
德氣日充明睿日生殆有日新又新之效而不幸中  
道而卒當其啓手足也神彩精明無異平日意思安  
閑處之泰然聚會子侄而告之曰死生常理無所關  
念但上而貽戚於老親又以不見汝季叔為恨也汝  
等生此末世修身飭行可免患禍慎之慎之其所以

戒諭者丁寧切至末又囑付身後數事治喪諸事亦  
皆一一指教語畢脩然而逝嘗聞程叔子論康節觀  
化之語仍曰臨死而不動心燭理明則自能之卽此  
而亦可驗府君所養所得之深厚無變於死生之際  
者矣府君以五十布衣病伏閭巷未嘗求聞於人未  
嘗求知於世而蒼松之節益茂於歲暮幽蘭之馨自  
播於谷口世之稍有知識者或就質義理或來問文  
字聽其言觀其文者始而駭中而疑終而乃大服雖  
以權位之素輕而或嫌降屈亦知吾道之在此而自  
多從遊則泰山喬岳雖不見運動之跡而其利澤之

及人者多矣府君亦皆眷眷引接諄諄誨諭隨其人  
品之高下長短而提撕勸勉不倦不輟苟有一長之  
可取則必揄揚獎掖唯恐或後積其誠意從容啓迪  
使知今時干名決科之外別有一段讀書慕古躬行  
致知之實學欲以開發其心術變化其氣質庶有成  
就進益之實效嘗以為昔汝南兩許及龐士元輩皆  
愛好人物惠訓不倦其流風餘韻至今有可慕者雖  
不敢仰企洛閩之倡明絕學獨不可效嚙龐許之所  
為乎又曰今日若因吾發端或有如釋家所云大心  
衆生咬人獅子者出而應之則豈不為世道之大益

一異車  
乎是以府君隨其所接或談理談事或談詩談文聲  
竭所知輸瀉靡遺而遇居論思者則必以啓沃君德  
補拾闕失勉之遇處銓任者則必以恢張公道甄拔  
人才導之憂民生之困悴則告以拯活之策慨士論  
之携貳則諭以調劑之道極言竭論不自知止如有  
負責使氣傲慢無禮無從善服義之心者雖世所稱  
達官名流亦必嚴辭直斥引義質責曾無毫髮假借  
而其人亦愧服焉又有早中高科以辭學擅譽專攻  
詩律以作者自許位已顯而業已成者從遊之久有  
所信服仍以從事於實學者亦賴府君啓發指導之

力也府君每歎今之名士之名為學者多帶得俗氣  
這俗字中藏得無限罪過其所以不長進無實得而  
不及於古人者皆由於此云府君又於晚年每以春  
花秋菊日暖風和之日輒具酒壺仍邀常所往來之  
人分賦詩章一觴一詠高談疊疊忘倦而奇思滔滔  
自運頃刻或至數十篇風調散朗諧詼間作非只欲  
消遣病裏無聊之懷亦以寓蕭散閑適之趣而其所  
玩而樂之者正在於觀天機之流動閱造化之至理  
感慨流連之意有非世人所可窺測也又嘗挿蓮花  
於淨瓶養梅葩於小盆而置之坐隅終日相對欣然

一異車  
仍以發之於歌詩自吟自樂其一段幽情古意自有  
超然於世俗塵白之外者矣府君嘗有書論金溪  
之學捉得真贓燭破心術一一剔拔更無遺蘊比之  
陳東莞之攻辨王氏者尤為詳覈切實而攻其短亦  
不沒其長有宋諸儒之後最尊許魯齋以為人品之  
高規模之大後來無及者本朝儒先則嘗稱退陶以  
為學的最正言行最粹而晚年工夫尤為難及栗翁  
則以超詣之資有經濟之才而其忠孝大節令人敬  
服花潭南冥雖有病痛而皆有力亦能做得事者  
也嗚呼府君以格物窮理之學為內聖外王之道憂

愛之切初感於先憂後樂之希文義理之辨深得於  
毫分縷析之北溪伯恭之看父分外仔細河汾之講  
道體用兼具諳鍊治體最愛敬輿之文開拓心肯亦  
取同甫之長兼採象腴畢收羣善以成吾之大盡吾  
之羨而又嘗以賈誼為未粹宣公為未大仲淹為未  
究同甫為太勞攘卒之返本會宗於紫陽朱夫子平  
生讀書窮理所得所疑無不折衷取証於斯焉胡致  
堂之議論英發無人及得謝上蔡之言談宏肆善為  
啓發高潔介特超然黨論之外誘掖獎勵多所識拔  
之人又有徐孺子郭林宗之遺風剛而不猛直而不

激清而不隘廉而不剝慕古而不泥應俗而不混偉  
乎其志卓乎其業可謂百代之宗師千古之逸民也  
蓋論學於秦漢以下洛閩以前則道德與事功而分  
歧儒業并時俊而角立非不無卓犖之奇才經術之  
名儒而學古則泥跡計功則背道各占其偏鮮得其  
全或慕其全未究其至屈指千載孰有如吾府君之  
合天人貫古今一理事論道必根於天德言治不違  
乎正理明開眼目於義理昭曠之原牢定脚跟於波  
流奔迸之際一掃俗儒冒妄粗淺之習尚直指聖學  
坦明正大之路脉真可以質之前聖而俟之百世者

哉以如是之才以如是之志業生於海外偏邦世  
衰道喪之日病甚玄晏窮逾楚望世共羞卑人無賞  
音而時或發之論議見諸文字欲奮絕學於有宋千  
載之下欲回至理於唐虞三代之盛宜其聞之者驚  
以為誕見之者笑以為狂雖或有從遊講學之人而  
既無明知的見於自家肯裏則亦安得深信斯人之  
學果得其真才果足挽化也哉况世儒以依樣掇拾  
為學粉飾外面粧撰古說以為豎立標榜攬取名譽  
之地而我既無祿位容貌之動人其所為言又皆撞  
着實處不少假以色辭則此不但驚而笑而已或斥

一異軒  
遺稿上  
五十九  
之為事功或詆之為異端衆楚羣咻合力而排之其  
得免於禍阨亦幸矣尚何望其真有一人之知己哉  
然而不得於人宜若得之於天不得於今宜若得之  
於後而天不慙遺樛木遽摧伯淳貽無福之歎東萊  
絕傳道之書既阨其身又嗇其壽終閔其志以不得  
於人者而又不得於天以不得於今者而又將不得  
於後仁人志士之懷抱道德恁麼死了底何限而未  
有如府君之於今日寄遺恨於無窮者也然而論學  
諸書理氣一說亦可驗府君之真知實得擴前賢之  
未發以幸後學者在此論著本意規模三簡亦可以

見府君之奇才高見發經世之大用以幸後治者在  
此其他徃復辨難片言隻字無非明理衛道綜事經  
物有德之言仁義之發而其文章博達俊偉渾厚流  
轉淵源深矣氣力宏矣機軸自別堂奧自闢其精光  
之注射機鋒之駿利誠有不可以摸索而把捉之者  
下筆動數千言如長江大河渾渾不竭非專門名家  
竭力平生者之所可企及也至於評花品月感物寓  
興造次發詠率爾成章者亦皆性靈之發天機之動  
其托寄之遠風儀之高興致之豪敏捷之妙追龍門  
之餘韻傳安樂之衣鉢亦非鍊琢字句推敲色澤者

之所可彷彿也篇秩之留在篋笥者雖不多而窺其  
一斑嗜其一裁亦可見吾府君之學成而道尊蘊諸  
中者既厚故發之為餘事者不期高而自高不期大  
而自大不期工而自工苟使後之知道者一寓目而  
咀嚙之則自可得府君所存所發而子雲堯夫未必  
不朝暮遇也有待於後不朽之托其在於斯其在於  
斯此可以少慰志士仁人之心耶正緯早蒙教育之  
恩晚受付屬之命常懼府君學業事行湮沒不傳茲  
敢叙次平日所聞所見以待于筆削而知識鹵莽文  
辭蕪拙其於遠者大者不能發明其萬一云

一峯先生文集終附錄一巽軒遺稿下目錄

雜著

書

序

記

叙後

論

奏文

啓

祭文

一峯先生文集終附錄一默軒遺稿下

雜著

代李父擬答林祭判德涵書

德涵名泳

前書之論蓋非少故以吾亡兄與德涵平生相知愛  
之間而猶有所不相悉者未免有餘議於身後則此  
豈非大可傷惜之事而亦不可以聞乎他人者也一  
番辨破有不容已者而僕今時蹤跡實非他人之比  
罪謫以來屏跡海濱縮龜藏日常凜凜而與吾德  
涵千里相望會面無期書札往復亦恐惹人頰舌以  
是趨起隱忍者至於累年而更思之吾兄弟之於德



一異車  
涵非但一家之情誼其所以相交者實有以道義相  
期而不以市道相待者今若有所疑於心而不一暴  
之徒蓄之於中而已則恐益增猜嫌之端亦甚非親  
愛之道茲於前書竭其底蘊輸其情悃竊附於不直  
不見之義而唯望德涵之幸以一言明白指示直截  
剖破庶得以釋此疑惑豁此菀結矣今見所答大有  
所不然者其所以滿紙張皇者都是回護籠罩之語  
殊乏明白直截之致初既無一言半辭之答吾所問  
釋吾所疑乃反摘扶句語間差失而亦非指自家身  
而為言者盛氣相詰忿憤不下有若一大事者然是

何德涵之學問見識實有高於今世之人而反作此  
小兒見解反覆累日自不勝其悞然失圖慨然興歎  
其所以使人疑惑者尤非前日之比更不欲有所言  
說而回思二十年相聚之旨亦不忍終嘿嘿也夫僕  
之所以有疑於德涵者實以前日誅文中逕庭更評  
等數語而發夫道者天下之公非一人之所可私也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不可強而同之則今僕非欲使  
德涵之見必同吾之見也但德涵所謂逕庭更評者  
果未知指何事何語而發亡兄在世時未嘗聞德涵  
有此等話頭而今於千里誅死之文一念真機之發

幽明相照肝膽畢吐而乃以此語猝然插入雖未知其旨意之淺深而面目有可惡者雖曰發之偶然元非有意者而語既無端使見之者不能究其意之所在則雖使僕不生疑於其間其可得哉亡兄之人品學術僕之前書固已盡之矣人家子弟之稱道其父兄者例多浮華過實之語而吾兄弟性俱狷隘苟心有未喻義有不安則必傾倒無隱極意爭辨雖於事為之細亦無苟合之心此固德涵之所嘗自見而詳知者也故僕前者所言皆據其學之所至心之所在而推論之實未嘗有一毫阿好夸大之意而亦欲因

此而知德涵之意之與僕同異者果在何處則今德涵之答我固當直指以為君之言此則是而彼則非此則與吾同而彼則與吾不同且吾之誅文中所謂選庭者是果為某事更評者是果指某件然後乃可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旨意可明是非可見而今左右之書一味依違鶻圖吞棗無一語撞着實處此僕之所以尤致疑於今日者也請左右試更檢看其書僕之此語其果有不然者乎且吾亡兄之不甚用力於涵養工夫言語容貌一任其真而不自點檢修飾者固其短處也至其立心之正制行之高實有

一點車  
道和  
非今人之所及者若其學問所得以三十年積思力  
索之餘於道之大根源大頭段處其所以嘿悟深識  
而別出手眼自闢堂奧者亦大非今世俗儒之可及  
者而今德涵乃反謂之與大道逕庭有如更評者則  
未知德涵所謂大道者果何道耶德涵之用力於此  
道亦已久矣其於此道亦必有知得及見得及處若  
捨孔孟程朱古聖賢相傳之道而別有高深玄妙之  
道則此非僕之所可知也若或以今人之詳言正色  
安步徐行初無半點真實底意而徒務粉飾其外面  
者而為大道則此固朱夫子所謂鄉曲之細行婦人

之檢押也非大道也若以今人之依樣掇拾粧撰古  
說以為豎立標榜攬取名譽者而為大道則此固謝  
先生所謂能言之鸚鵡未透乎名利之關者也非大  
道也而嘿看德涵之意常以今世此等人有若真得  
孔孟家法程朱的傳堂堂正正無一可議一味尸祝  
贊襄稱以先生弟子不敢有一毫崖異之計而乃以  
此數語獨加於五卜布衣閉門自守篤信善道窮阨  
以死如吾亡兄者則此吾之所以有大不滿於德涵  
者也僕之言其果有一毫相誣者耶嗚呼今之所謂  
學與道者人之稍有知識者莫不覷破其為真為僞

以德涵之高明亦豈不察乎此而但以其勢位之所  
在名譽之所出人莫敢發言而非議之吾固知德涵  
之必不能以大道逕庭等語敢加之此等人也然則  
今德涵之言雖真有逕庭於大道而勢位所在者則  
極意崇奉不敢出一言以正之雖不逕庭於大道而  
勢位所無者則輕加言議至發於醇莫之文其意之  
抑揚終未免使真偽相反是非倒置則吾未知此等  
病痛其果出於知見之不逮者耶不但出於知見而  
別有所受病者耶僕固不得而知之也且德涵前日  
之文文辭整瞻誠意懇至實是近日所罕文字其所

以稱道者亦至矣而若吾亡兄平生思索之實工與  
吾德涵講評之實事其所說去者誠甚草草而僕之  
所疑尤在於前數語故敢有所云云而今乃謂不要  
張皇務欲稱停而然則德涵前後書中深自悔責追  
思缺然云云者其非真語實語亦可知矣且以德涵  
之為亡兄平生久要其所磨切規警者無所不至而  
今乃曰若謂之相知之淺情義之泛無可辭云爾則  
世間更有何人能知吾兄之深而愛吾兄之篤者乎  
古之人固有生無一人知己死以青蠅為吊客者此  
固無損於吾兄而竊為德涵深有所不取也至於鄙

書未行奉老軀命之語此本無他意吾兄弟之素不  
俚於今以取忌怨於世者此固德涵之所知也身既  
孤立不趨附於勢要言多徑直不諧合於時論故仲  
兄自身在布衣得謗如山季兄出身幾許年常困於  
下位斥於外邑未嘗一日安於朝廷卒未免因暴挫  
闕而死如僕者志業既不及二兄其得謗則與二兄  
無異而今也諸兄盡沒獨身留在奉養九十老親而  
風波患難之餘嘗試之多經歷之久其所以警惕慄  
怖者尤非前時之比故前所云云者以其時書中所  
言多涉譏切世人觸犯忌諱者若左右不加慎密而

或輕泄之于人則人之見之者必將怫然而怒訾然  
而譁將至於招拳惹脚使此身不容於世云耳元非  
謂德涵之權力可以干入軀命也且真有可以干入  
軀命者而亦豈及於如老僕一家之親平生之舊者  
哉僕雖狂妄其發言之無倫必不至於此而以德涵  
之高明豈不看得此意而今乃假托此言鋪張無限  
贅剩之辭以為把持賫勒之計真不覺令人發一大  
笑也左右以此等元不干涉於自家之語而尚如是  
牢執不捨反覆辨詰憤恚之氣溢於紙上而乃以僕  
之以大道逕庭等語語實大段意非偶然而發而有

一異車  
所疑於心者反謂之致疑於不當疑又曰極意形容  
如是纖立云云者抑何意耶左右之言其果失輕重  
大小之倫而亦可謂不自見其聵者也嗚呼吾德涵  
之寬厚有德度此固亡兄之所深歎服亦嘗稱道於  
人者德涵之於今日亦豈忍一意私其所學而薄於  
死友之人哉但德涵之心雖不如此而其言則實有  
可疑者故僕之前書果不免指說過當抨彈過分今  
日之書亦甚激切太露氣色此則僕之褊心處也但  
若使僕果為臆逆妄料之失則其失在僕而固無害  
於德涵也若使僕或無臆逆妄料之失而德涵之言

或不免拖帶泥水微示本意將欲立幟於他日而公  
又費辭支吾含糊不吐則是德涵真不免有心迹內  
外之判矣吾未知德涵之言其果為公言正論而德  
涵之身其果為大人君子而德涵之道其果為大道  
而可傳於天下萬世無後人之訾議否也賢否之判  
固不在於一時公議之定尚可待於百年而今之以  
黨論為詩書以官位為道德者每欲以一時譽望勢  
力而便驕人千萬年此固德涵所詳擇而處之也昔  
者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人皆輕之而獨桓譚  
以為絕倫必傳夫世俗看人常在於祿位容貌古今

一異章 卷一  
一律而今之時尤有甚者此僕之所常慨然於中者  
也亦願吾德涵之勿效世俗此態而為吾兄今日之  
桓譚也炎涼去就亦不可易言姑以老僕與德涵所  
身親見之者言之今世黨議之橫決士趨之分門雖  
有所假托為說者而以僕所見亦不過有勢位則趨  
附之無勢位則畔去之而已亦何待惠難危迫之境  
而為之也毋論達官名流與宿師巨儒者皆不免從  
俗遷移隨時向背前後有若二人之身者多矣若非  
有拔俗超世之見勵霜凜壁立之節豈不為世情俗  
習所漸染聲利威風所掀倒也此元非理外之事而

僕之此言因來喻之及只推論其理之如此者耳未  
知如何如何書末鐫誨之語其警我病痛者至矣離  
羣索居不自知其過之至於此敢不九頓首而拜受  
乎第恐德涵此言若且因僕前書而發焉則猜疑臆  
度之際或不無如干人軀命之語之錯看鑿認處耳  
僕亦願德涵之察理必精而自拔於流俗之中處心  
必直而勿常為依違之計使存於中者正大公平而  
掃悔吝之積發於言者直截痛快而絕偏係之私求  
大道於今人之外而屏去曲學敦古誼於末俗之中  
而務為正論使平生親舊如老僕者更無纖毫可疑

於心迹言行之際如何如何僕之為德涵敷其心腹  
盡其狂愚不辭葛藤今又至此而德涵之所以答我  
者若又如前含糊籠罩問東答西只欲分踈於筆頭  
假借於目前而不為直窮到底之論使僕疑惑者愈  
益疑惑遮障者愈益遮障終無快然解釋之地而徒  
使卞莊子之徒行計於其間則其為不幸亦大矣只  
當爾月斯征我日斯邁更毋望其臭味之相同心期  
之相合而唯俟後世之公論而已未知德涵以為何  
如耶誠之未孚而強聒不捨古人所戒而狂戇所發  
言多觸忤唯在雅度之曲賜包容而只取其大意之

所在耳

送內舅息庵金公赴燕序

右相國息庵金公充冬至正使以今二十一日啓行  
秣駟于郊載脂其轄旆旗設鞍馬首載西表姪趙正  
緯再拜執酌而言曰公有大勲勞於 國家為國柱  
石之臣左右手於 主上者而今奉 命登萬里程  
履危險歷冰雪將以明歲之春而歸也人莫不欲止  
公之行而小子為尤焉非只其私也方今我 國家  
其岌岌矣變恠駭心憂虞溢目而今歲飢侵史且書  
大無哀我赤子舉將溝壑矣公可以竭誠忠殫智慮



經綸乎廟堂訂謨乎前席以活我東國之氓而今  
乃任專對出疆場經年而返國則此小子之欲挽公  
者之非私也而挽之不可得將何以送公哉嘗觀先  
輩之送我人于中國者其言必曰遊未遊觀未觀以  
大其眼目以寬其宵次蓋中國者詩書禮樂之所存  
也衣冠珮履之所聚也宮闕壇廟之所鬼然而神麗  
也典章法度之所粲然而備具也此固外國偏邦之  
人之所以疏視而滄聽厭心而飲志虛而往實而歸  
者也其為遊觀不其雄乎今則異於是嗚呼今之中  
國非昔之中國也三百年皇朝版圖遠入夷虜之

手今已四十年於此矣人皆服左袵而言侏離詩言  
禮樂之具衣冠佩履之物蕩然已灰燼矣昔之宮闕  
壇廟之地今皆為豺虎之所窟宅而典章法度無復  
存焉將使人見之者徘徊愴恨如醉如噎不勝其黍  
離之悲矣尚何有古人所謂遊觀之樂乎雖然嘗聞  
之于鄒孟氏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凡  
人當昌亨豫大之世而目富麗偉壯之觀者只令人  
歆艷薰醉而止耳若其興亡盛衰之餘俯仰今古滿  
目蕭然其所掩抑悲慨懲創感奮而發者自令人動  
心激志而有所增益矣然則今公之入中國也其將

一異車 一遺一  
愴文物之掃地哀荆棘之銅駝撫往迹吊遺墟而傷  
心悽懷而已也乎其於陰風腥塵之下羶帳毳幕之  
中向犬豕而屈膝坐異類而仰頤者亦必有戚然而  
傷惕然而警感之極思之遠而陰益其志慮者矣夫  
自古有天下者鮮能長治久安盛衰相嬗治亂互至  
此理之必然者也彼夷狄也以推髻披髮之俗蠕蠕  
焉蠢蠢焉禽獸若也而今乃偃然坐天子位以號令  
四方噫噫悲夫此何為者也夫中國之土地人民固  
將什倍于彼也又有三綱五常以維持之聖祖神宗  
之所規模鴻儒碩輔之所籌畫者而及至後王之不

能負荷也彼蠕蠕蠢蠢禽獸若者亦襲而取之掩而  
有之使中華禮樂之地人士衣冠之會趨走奉命莫  
敢誰何此豈非志士仁人之捫心而隕淚者乎嗚呼  
國不自亡必有所以亡者公苟感之之極而思之之  
遠則其所以致此者可以覈矣當我明之欲末其所  
瘡國瘼民者多矣其本於政令之乖舛而用捨之顛  
倒者耶刑罰之嚴刻而忠賢之罟罟者耶賦斂之煩  
重而盜賊之羣起者耶內盜之既作而外夷之乘釁  
者耶其所亡者必在此數者將莫不豁然而明洞然  
而晰而又思其當是時任何人可得濟國之艱也用

一異事  
遺稿下  
何策可得挽時之危也行何政可得抒民之急也慷慨于是悲憤于是感之也極而思之也遠思之也遠而得之也深則其所以亡者固已了然於胸中而其可救之術亦可默運於心裏矣夫如是則公之智益廣公之才益宏其所懲創感奮而發者真無負亞聖之訓矣譬之向所謂得於遊觀以大其眼目以寬其胸次者其所得之淺深果何如也且昔者秦穆公見江國之亡怵然戒惕然悟治兵修政終霸西戎公苟以其所得於彼者來觀乎我國戒殷鑑之不遠知幽柯之在茲因彼而知此推亡而識存則今之國勢之

因何以如是衰弱因何以能致治安者亦莫不燭照而數計發謀出慮以佐我 聖上致中興之業者亦未必不權輿于今之行也東國之民賴公之賜以安其生而公之勛業益炳於史冊小子今日之欲挽公之行者將為他時賀公之資矣小子之送公者如是而已敢叙其言以為公別

梅鶴堂記

昔有孤山林處士逋氏性好梅又蓄二鶴以助其幽居閑適之趣其高風逸韻至今流傳於後世人皆艷稱之而興景慕焉今聞吾黨中金君仲輔棲息于江

湖之上以梅鶴二字名其堂吾不知金君其果有高  
風逸韻可以追林公者耶不然而徒以此為名則是  
難免乎僭擬前賢之失而其不為少年浮薄之歸者  
幾希吾未知其可也曰否是有由焉金君之曾王父  
竹所公中歲以時汚亂休官歸卧于杏洲之別墅其  
地適粟里號焉因以歸來而扁其亭蓋慕淵明之風  
而欲學之者也今仲輔又於其亭之傍架屋三楹蓋  
頭一把茅而又以階之有梅而園之有鶴也即亦取  
是兩名堂是又倣竹所公之所為而為之者也况是  
梅也是鶴也天地間一閑物得之者為主非林公之

所可獨專則以是為名豈不可也  
有梅非孤山之梅  
而其為梅則同清淺之水黃昏之月踈影之橫斜暗  
香之浮動古今之佳景一樣鶴非孤山之鶴而其為  
鶴則同朝放于雲霄暮唳于林麓鼓雪翼而報客沂  
烟波而回棹古今之清趣一樣人非孤山之人而其  
為人則同又有此梅與鶴而所嗜好者之相同則其  
必曰彼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矣自可無  
古今人同不同之歎焉然則是亭之名也非僭也乃  
真也亦何浮薄之有譏乎雖然世之人多驚於名而  
不治其實一時之意氣易得消歇古人之軌躅難可

躋攀今為仲輔計者當益勵其志操修其行諠思無  
忝乎竹所公而毋徒倣乎其外之為名者又自此優  
游林下數十年使世慮消散無餘有世外清閑孤高  
之標而無一點塵俗之態累其骨次益務有梅鶴之  
實而毋徒取梅鶴之名則將取梅之操以為吾操歷  
冰霜而無變取鶴之潔以為吾潔淡雲水而無累矣  
彼處士君之高風逸韻亦庶幾其可追於千載之下  
而吾將見此堂之非徒以梅鶴為名而名於今日而  
已也

書叔父司諫公遺稿後

嗚呼此吾叔父司諫公為記注時所上封事也其言  
數萬矣其目十五矣規模大布置密而其尤所惓惓  
者於人君心學上工夫極言竭論而不知止而於革  
弊政矯民瘼等事亦皆深思遠慮無一語不可用者  
本末兼舉綱條畢張真所謂經世之策也使當世舉  
而用之挽衰季而回隆古直易易焉而楚廷無識玉  
之人唐朝有難去之歎君子無所行其道智者無所  
施其術崎嶇困瘁而死卒不得展布其所蘊此余之  
所以掩卷太息繼之以涕淚者也余於此更有所深  
感焉夫天之生如許之人降若是之才初豈偶然而

世之瞽其目聾其耳者見而不知聞而不解非惟不知不解而已又共非笑之擯斥之而天又不扶持全安之卒窮其身而夭其壽則其所謂福善禍淫之理果安在哉雖然余嘗悲顏回之賢而夭賈誼之才而棄而其身雖窮而道益亨其年雖夭而傳愈遠名顯史籍芳流後世則其視世之闕茸無能死即磨滅與鳥獸草木同腐朽者豈可同日言哉然則若吾叔父雖年未滿德位未克顯而其賢其才將與古之人共傳於百歲而是疏也亦與之不朽矣此可以稍慰志士之心歟乃喟然而書之

張良勸背鴻溝之約論

論曰古之善論人者不先觀其迹而必先究其心心之所在者苟果違乎義理之正則其見於迹者雖或有合於道而不可遽取也心之所在者苟無背於義理之正則其見於迹者雖若有違于義而不可遽非也斯可以得觀人之術矣昔漢與楚中分天下割鴻溝以為約各罷兵而歸而盟血未乾追兵奄至則其曲全在於漢而勸背其約者即張良也其言曰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是固戰國狙詐之計儀秦反覆之術也曾謂留侯之有儒者氣像三代後未易得

之才而乃反有此舉乎雖使漢有速得天下之功而  
其失信義於天下則大矣後之論留侯者莫不以此  
深加非議而愚則獨以為此特留侯之迹耳留侯之  
心則固自有在也何以故夫留侯者韓之遺臣也五  
世恩之在留侯者不能一日忘也博浪之椎既誤而  
志苦于未酬橫陽之脉已微而勢困于不振此固留  
侯之所蚤夜切齒而拊心者也是以委質于漢祖既  
已滅秦報其深讐而殺成之怨又不可不報于楚故  
今又勸漢而急擊雖使漢有背約失信之事而亦不  
暇恤焉此誠良為韓之苦心也是故以其迹而觀之

其事雖若狙詐反覆不免君子之所譏而以其心而  
論之其志實有悱惻痛切可為仁人之所恕此非但  
所失者小所全者大也以為漢而言之固可謂失信  
義於一時而以為韓而言之亦可謂明信義於萬世  
矣先儒之以留侯始終為韓不為漢用而闡其微發  
其幽者更無餘地則豈獨於此事而乃反有疑於其  
間乎且非獨此也苟欲只論其迹而已則如良之勸  
漢王而賂秦將燒棧途遺羽書躡王足者何莫非用  
譎不正之事雖博浪之狙擊亦不免為盜賊之計而  
志苟出於報國之至忠雪讐之深誠而有補於民彝

物則之大者則君子亦不以此小加貶譏而反亟稱  
褒至以為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則今此  
勸肯之事亦豈非同其心而不可歧而貳之者耶  
且此鴻溝之約元非漢王之所甘心退歸者而其初  
未聞留侯之設計勸成其後亦有冠玉之同辭勸肯  
計竒於成漢之業而義實伸於報楚之讐是亦可謂  
將計就計而權而不失其經者也邵子所謂善藏其  
用者亦可謂深得留侯之心者矣嗚呼君子之行事  
有是心則有是迹有是迹則有是心心迹非可判而  
為二之物而若留侯者事漢而心不在漢為韓而身

不在漢故其為漢陳計者雖若有肯於理而其為韓  
盡節者未或有違於義則世之論良此事者只當以  
韓而論之不可以漢而論之者其亦明矣是以朱夫  
子答或人之問曰若要做此事先来便莫與項羽講  
解此則以漢之所為而論者也而先来講解者非良  
之所主張則已放開一線路矣終又曰為韓報仇事  
是為君父報仇此則以良之為韓而論者也而深許  
其大體之固好矣大體之既全於為韓則外迹之或  
虧於為漢者形勢固難乎兩全而輕重亦自有所別  
區區此事尚何足為良之深失乎雖然留侯之學本



出於黃老者也其為君報仇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都是黃老了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故其復讐之志名義俱正如青天如白日人人得而見之有謂於天下後世者則反有所不足焉此延平之告朱子者所以只取其從容而不許其正大者也歟

擬本朝壬辰請兵奏文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賊兵充斥國勢危蹙懇乞天朝亟發大兵以殲倭虜以救屬國事臣竊照日本一種在東瀛之外郊有浸繁窟穴浸廣不奉中國之正朔自相攘奪而君長以殺伐為生理以劫掠為能

事而小邦不幸與之為隣被伊侵欺非止一再颯風飄忽出沒無常使小邦臣民不得安寢者固已久矣至於抗怨天朝聲言兵勢使人恐動于小邦以冀為伊通款此實伊先故未有之兇詐也頃年伊使之來覘小邦也臣即引大義折暴言而因慮其桀黠之心終難以馴服禍患之來必先及小邦陪臣金應南之行敢即具奏其兇逆之情暴慢之狀而不幸為伊嚮導之言又出中間鼓簧之舌上以疑惑聖聰下將陷臣於不測臣又於陪臣韓應寅之行敢略陳被誣之狀即蒙聖上明見萬里洞然開釋慰諭慇懃降勅

果車  
遺和  
獎勵臣嘗感激思報洪恩卽嚴勅守邊之吏亟講禦  
寇之策修城池鍊士卒庶幾為大朝之藩蔽防異日  
之竊發矣不意茲者伊賊悉國之衆蔽海而來先躡  
釜山次蹂東萊散入梁山蔚山之境大肆劫掠而賊  
將平行長清正平秀家等分為三道長驅直上臣之  
八路舉皆為伊殘破臣之三都舉皆為伊焚蕩流血  
成川積骨如山雖貫兒舞槊之慘燕巢空林之亂不  
足以喻今日之禍矣祖宗之基業百萬之生靈俱翦  
然於鋒焰而甚至臣之祖先二墳墓亦皆被伊之發  
掘辱及衣冠之藏嗚呼慘矣是可忍孰不忍乎臣猥

以無狀叨守藩屏自致危亡更復誰咎然自惟受天  
子之命以有國國亡宜亦聽命焉茲敢不能自決於  
死所守之義蒼荒去國匹馬奔避載宗社之主導疆  
土之濱以就父母之孔邇北望痛哭而為走一介陪  
臣敢陳伊賊事情節次小邦痛迫形勢惟冀皇上  
陛下軫一視之仁震一怒之威徵全遼之兵下往救  
之命小邦今日之事天兵一日渡江則小邦一日得  
存天兵一日不渡江則小邦一日卽亡其勢可謂急  
矣其情良亦憾矣疾痛之極所呼者父母情勢之迫  
不遇其僭畏臣罪至此萬死難贖然念小邦自先祖

臣康獻王以來恭修侯度荐被皇眷嘗以禮義忠順見稱於天朝天朝不以外夷待之而以内服視之者今且數百年於此則今日所恃者唯望皇上天地之仁父母之愛且念微臣先祖恪勤忠愛小邦民庶魚肉之慘惻然有動乎淵衷思有以保存之拯濟之耳且臣雖極不肖自絕其祿致寇喪國墜失基業而始初一念亦未嘗不出於痛伊賊之敢懷射天輕肆慢言區區拱北之誠思欲盡藩翰之職答聖明之恩前後陪臣之行備陳伊時事狀之實蒙皇上察納而既斥其使益挑其怒受禍之慘乃至於此則以

皇上興滅繼絕之大德必不忍小邦之終底滅亡而後已而任伊賊之暴亂人國無有紀極也興言及此不覺仰天而殞心苟得皇上命一偏將即日渡江以救將盡之命以解倒懸之急則天威所臨醜虜自誓將盡就鯨鯢之戮永除蛇虺之種小邦地方其隨灰燼則已自丘墟可尋庶皆收復也小邦民生其塗鋒刃則已自歧喙猶蠢庶皆再生也深讐可復至痛可雪小邦之賴寵靈無復不全於一毫上國之伸威武無復不競於萬世矣喪邦之臣未辦一死冒干嚴威有此陳瀆仰跼俯感涕泣交迸不勝懇迫兢營之

至如此謹具奏聞

擬漢御史大夫公孫弘請治郭解行權殺人之

罪奏

謹奏為軼人郭解行權殺人請重辟以正王法事  
臣聞天以刑賞威福之大權付之人主人主執此大  
權以裁制羣物駕馭萬民而為臣下者莫敢干焉是  
以天子在位諸侯不得專其權諸侯在國卿大夫不  
得竊其權為人臣而苟或有專之竊之行宵臆作威  
福於下者其罪曰赦其法必行故春秋傳曰人臣無  
將將則誅此古今之通義也且夫人命至重不可獨

殺殺人者必死所以償其命也古之聖主作為法制  
傳之萬世執此之法堅金石也行此之令信四時也  
人苟有犯此者雖甚尊貴者尚不肯容易寬貸則可  
見其重之若此而其不可輕赦也明矣竊見軼人郭  
解關東大俠也本以陰賊之性濟以精悍之資身在  
閭閻匹庶之賤而手執王公生殺之權白刃常行於  
睚眦赤丸每發於衢路平生所殺其數甚衆其他藏  
命匿姦鑄錢掘塚為惡之罪不可勝數論以王法必  
誅無赦而適有天幸或蒙赦令至今得保其首領此  
實納漏吞舟之魚而國家之失刑莫大於此臣竊痛

一六二下 書高下 三十一

一異車  
之今者解又以殺人扞文網逮治詔獄而解之客又  
敢擅殺人於使者之坐甚至斷其首而無所顧忌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蓋由於解之威權能使人只  
知有解而不知有國法也不敬不道不足以論其罪  
而有司之議獄乃或諉以事在赦前或恕以解實不  
知至欲傳之生議甚非所以仰助陛下明法令禁姦  
究之治也夫遊俠之為弊於天下其來久矣蓋自周  
室陵夷威權下移諸侯專征陪臣執命而至於戰國  
乃有原嘗春陵之徒競為遊俠召聚賓客背公死黨  
之議成矣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天下慕效靡然成俗

而漢興以後禁網疏濶未之匡救故遺風餘俗尚今  
未殄前有朱家田仲之屬後有劇孟周庸之徒布衣  
之威勢能行於州里匹夫之權力反出於公侯此實  
蔑法亂治之民世主之所深惡王法之所不容而至  
於解也其犯禁作姦之罪又非前代諸人之比平生  
所犯不啻狼藉則赦令前後固不可論而其行權積  
威之能使客殺人而無少忌憚反有甚於解之手殺  
苟不快恢乾斷亟置重辟以為懲一勵百按本塞源  
之道則臣竊恐生殺威福之大權大柄反歸於草莽  
奸約之輩而人主擁虛位於上也其何以變易今日

一異軌  
之弊俗革化天下之亂民哉且春秋之法只論其首  
惡解實罪之魁誅之首而三尺有所不赦巨魁僥倖  
得脫則是將使盜跖橫行於天下豺虎充滿於域中  
強吞弱肉而莫之禁戢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况太  
祖高皇帝以寬厚立國而殺人者死為三章之首孝  
文皇帝以仁厚為治而解之父以任俠被誅誠以殺  
人重辜不可不誅也任俠姦徒不可不懲也然則陛  
下今日之所當遵守者其亦不在於此而解之罪之  
不可少貸者尤不較然乎伏願陛下知權位之不可  
假人察王法之在所必行亟命有司論以大逆使奸

邪有所懲畏使國綱有所振肅則國家幸甚天下幸  
甚緣係軼人郭解行權經人請置重辟以正王法事  
理為此謹具奏聞

論兵曹判書金構後啓

臣不量已力妄論今日弄權之宰臣蓋所欲忠者國  
耳一身利害禍福已置之度外不意 殿下不諒臣  
之本心摧折之慢罵之至以其所構捏乃至於此不  
公不正之論未滿一哂茲為教臣誠惶愧欲死無地自  
容 殿下不以臣為不肖使待罪諫官諫官之職以  
匡撻闕失糾正官邪為書臣雖 殿下如有過失則

亦當牽裾攀檻叩頭流血雖被誅戮有所不辭今朝  
有亂政大夫而臣身為諫官不一開陳而斥退之則  
殿下將焉用此諫臣為哉臣之所言實採輿人之公  
誦撮朝廷之善論其所謂大開蹊逕貨賂輻湊萬武  
聚首怨讟朋興及蔑視臺閣陵轢朝行專擅紛亂驕  
橫放恣等語事皆有據悉可指陳皆出於為國家為  
殿下至公至正無一毫偏私之意則今 殿下之不  
卽開納者已有愧於古聖王虛受之量况復以情外  
之言勒加於諫臣者何也蓋自古小人之得君者大  
姦似忠大佞似賢能使人君不自覺悟則 殿下所

謂自處重任盡心國事云者其亦不幾近於此乎且  
夫權姦不自為權姦每由於人君不納直言愈加寵  
渥馴致於驕恣放縱無所顧忌之地則 殿下亦安  
能構之不為今日之權姦也 殿下今日之批其於  
待構之道則厚矣何其待諫臣若是太薄乎臣竊慨  
然於此而此莫非臣平日言行不能見信於君父之  
致臣將何顏面一刻仍冒於職次乎請命適斥臣職  
祭內從弟金道淵文

嗚呼余尚忍言君之事乎余尚忍言君之言乎昔在  
已巳之春羣小得志大禍滔天君以眇然年少之人

義不辱其身卽決一死以謝 國恩而使讐賊不得  
售其計若君可謂毅然有古烈士之志者矣其事  
有同乎皇明高忠憲攀龍之所為而其志尤可悲也  
人之聞之者莫不裂眦酸鼻而嘖嘖稱歎曰清城公  
可謂有子矣大成公可謂有孫矣清城公卽君之皇  
考而大成公卽君之七代祖與趙文正公光祖同被  
已卯之禍者也嗚呼慘矣嗚呼慘矣世間尚復有此  
事乎世間尚復有此事乎今歲夏 主上始大悟前  
日事首復我 坤聖之位當時奸壬誤國事者或殛  
或竄各以其罪罪之復功我舅氏而復其爵封玄成

之碑復立麟閣之畫重新已又復君之爵而慙恤之  
嗚呼余始知天道之無往不復者是固理之必然者  
也然其時以黨禍迸遠域者今皆蒙恩召還而君獨  
死矣君獨死矣其身旣難復起于九原而其心尚有  
未白於一世者是亦君之命之奇而數之厄尤有悲  
於他人而君之目亦必有不盡瞑於地下者矣嗚呼  
痛哉嗚呼痛哉余於己巳得病甚重君之死時與死  
而葬也余皆不得往見之今又以君宅兆之不吉更  
窆君於他穴而余又病不得與諸兄弟並轡而來臨  
穴一慟以泄我胸中無限之悲今始扶病出來以一



一與軒  
二和  
三  
杯爵君以一紙哭君而余之前後負君者則多矣以  
吾之心之有所未盡於君者而可想君之靈之亦必  
有憾於我者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吾之言止此而  
吾之情不止於此而君家之事亦多有未了者矣靈  
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嗚呼痛哉

祭季父監司公文

惟吾先君昆弟五人俱有才名若龍於荀公序居季  
並轡齊輪高才博識傲倪千春志節磊落氣岸嶙峋  
又步曾蘇學究洛閩懷抱利器半世遭迍晚捷巍科  
積屈乃伸意絕溫飽志在君民經濟之業賈陸其倫

獨立無黨自甘沉淪歛避名途輒復逡巡屢乞郡邑  
為養老親治成績著漢吏之循突兀街衢爭豎貞珉  
浙東賑飢寵命維新穎川璽書恩數繁頻世事嬗變  
禍酷人神飛語成獄邏騎紛纒公秉其直可質彼昊  
終脫罟罟猶滯湘濱傷時感遇雨喟風呻丹忱耿耿  
中夜沾巾天日回照再見昌辰老成長慮恐乖綱綸  
貽書宰輔冀濟艱屯世莫我知人爭騰嗔尹彼漢南  
民戴恩仁圖像立祠千秋無湮歲荐呼庚朝絕同寅  
國憂民瘠視若越秦慷慨陳忠傾倒廩困纒纒萬言  
悉以脊膺良玉見笑珺珺為珍冗官閑曹不嫌積薪

終如一節無或緇磷廟謨軫飢乞哀強隣萬舶東來  
鴨之津公任接伴特膺簡掄忠信是仗頑悍亦馴  
有功不償讒夫搖唇竣事而歸鬚髮半銀病生積勞  
終作根因建節之榮鎮此畿閩吏宰相賀治譽日臻  
豈意一疾奄反其真乘風駕霆歸詣帝宸痛深殄瘁  
爭惜忠純天胡不憖奪此蓋臣萱堂鶴髮百齡隔旬  
憂公之疾委身床茵無人扶將誰復昏晨尚諱公死  
權辭以陳胡寧忍此路人酸辛偏降毒禍天道失為  
小子孤露唯公寔遵公視數子教誨諄諄哀我顛蒙  
陷溺世塵戒我剛褊俾敦信均常加策勵每豁滯陘

余今何仰寧亡我身嗚呼公德孝友公性真淳肯懷  
坦蕩心無畦畛諧笑驩然飲人以醇見善若已敬才  
如賓調恤窮族撫愛親姻恩義篤至和氣氤氳位躋  
宰品布衣之貧篋無遺衣囊之餘緡憂國一念心焦  
眉顛直欲捐軀每懷批鱗歸田晚計幾思鱸葦湖上  
故宅碧波粼粼天既生公為世鳳麟百不一試齋志  
就窵茫茫穹壤遺恨無垠福善理爽誰從即詢蒼生  
無祿氣化難旬日月不居將啓靈輶敬薦洞酌悲辭  
輒伸仰天兩靄淚濕纓紳不亡者存歆此精神

一峯先生文集終附錄一默軒遺稿

惟吾伯氏正言公諱正緯字象之  
諱一默軒生于孝宗己亥中當  
宁辛酉司馬甲戌擢文科中翰  
苑入薇垣卒于癸未享年四十有  
五嗚呼惜哉吾伯氏文章成就  
早在弱冠博覽強記絕出等夷  
長篇大作遍長程軌出游原序  
胤岳曹偶妙年聲譽藹蔚一世

而遠夫中歲以後則收其詞藻之  
華約之以理性之學凡所以後乎  
言論見諸文字者駸乎悔翁法  
門而論事慨慷獨持風裁庶幾無  
愧乎古之遺直而孤根弱植難廁  
乎衆味羣猜之間低徊外幕竟  
未克展布萬一齎志而歿嗚呼惜  
哉以伯氏聰明峻正之資輔之

文章學識而早已敷軻於晉漢  
詩禮之傳皇王之講擔荷乎一身  
庶可以述先業之未究垂偉績於  
無窮而才命不偶自古而然乍亨  
旋厄又促之以短期嗚呼此豈但  
為門祚之衰薄而已所可傳示於  
身後者只有諫院一啓與十級  
篇文字而亦寥寥甚矣此何足以

書言伯氏也雖然蓋田宅王宅林  
一枝猶足以為寶况其二篇收復之  
文乃是自得於向上切效者而高識  
邃學又是斯文宗之所推許則其  
何忍湮沒無稱使吾家文獻之傳  
終黜昧於來後也茲因先集之鈔  
梓踵刊而附錄之後之覽者庶可  
因此而推其大致云爾弟正綱謹識

